

表演理论视角下《红楼梦》林黛玉的形象分析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LIN DAIYU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THEORY**

胡乃文

HU, NAIWEN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UGUST 2024

表演理论视角下《红楼梦》林黛玉的形象分析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LIN DAIYU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THEORY**

By

胡乃文

HU, NAIWEN

本论文乃获取中文系硕士学位（中华研究院）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AUGUST 2024

© [Year] [Student's Full Nam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issertation/thesis]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egree Title]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dissertation/thesis]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dissertation/thesis]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摘要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对林黛玉的研究成果很丰厚。然而，前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一些经典的情节，很少有人从黛玉人际关系方面全面研究她的形象，且用戏剧理论研究林黛玉的很少，只有一些期刊论文，没有过系统的研究。

本论文以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为理论基石。透过黛玉日常人际互动的角色关系，研究她在社交互动中的行为动机以及自我呈现。具体包括台前的亲属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台后的前生角色、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独角戏、旁人议论中的黛玉，从而全面检视林黛玉的自我个性，便可看到形象饱满的林黛玉。

经本文研究，林黛玉台前呈现的形象为：黛玉对长辈，不刻意迎合；对友情，她谦虚礼让、重情重义；对爱情，追求知己之爱；对仆人，体恤、尊重。林黛玉台后的前生、亲子、师生关系影响了台前的形象，独角戏是黛玉精神存在的世界；旁人常议论她爱刻薄人、体弱多病、不够圆融等，这些正是黛玉台前部分情境的呈现。这正是体现了黛玉的“真”，也表明了黛玉坚持自我。黛玉形象是清初以曹雪芹为代表的文人理想人格的投射。

本文尝试以一个较新的表演理论视角切入探讨林黛玉的形象。局限在于，笔者的个人经验与阅历尚浅，对人性把握不足，对黛玉的形象理解还需继续加深。期待未来用该理论研究其他性格更复杂的人物，或用该理论研究书中具体人物交际的情境。

关键词：《红楼梦》、林黛玉、曹雪芹、高夫曼、戏剧表演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as seen abundant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 of Lin Daiyu.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classic plot points, with few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aiy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dditionally, there has been limited research using theatrical theory to study Lin Daiyu; only a few journal articles have touched on this, and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stud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Erving Goffman's theory of self-presentation in everyday lif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aiyu's roles in her daily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t explores her behavioral motivation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s.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her relationships on stage, including familial, friendship, romantic, and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her roles off stage, such as past-life role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monologues, and how she is discussed by others. This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Lin Daiyu's self-identity reveals a well-rounded portrayal of her character.

Through this study, the image of Lin Daiyu presented on stage is revealed as follows: towards her elders, she does not seek to ingratiate herself; in friendships, she is humble, considerate, and values deep emotional bonds; in love, she pursues a soulmate connection; towards her servants, she is compassionate and respectful. The off-stage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her past-life roles, parent-child,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her on-stage image. Her monologues represent her inner world, while others often criticize her for being sharp-tongued, frail, and not socially adept. These criticisms reflect certain aspects of her on-stage presentation, show casing her authenticity and her steadfast adherence to her true self. Additionally, The image of Daiyu is a projection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he literati represented by Cao Xueqi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 of Lin Daiyu from a relatively new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theory.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lie in the author's limited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which necessitates a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Daiyu's character.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apply this theory to study more complex characters or to analyze specific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 within the book.

Key word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n Daiyu; Cao Xueqin; Goffman;

Theater performance

Subject Area: PL2250-3208 Chinese Literature

致谢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即将结束我的研究生生涯。在这段留学的旅程中，我不仅收获了宝贵的知识和技能，更深刻体会到了在异国跨文化交流和多元化学习的魅力。在此，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向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黄文青老师。黄老师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黄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让我在研究中不断进步，更激励我追求卓越，力求完美。每一次与您的讨论，都让我受益匪浅，您的耐心和智慧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同时，我要感谢在学业过程中指导我的课业老师们。感谢张晓威院长、陈中和副院长、郑文泉老师和叶佩诗老师。你们在课堂上细致入微的讲解，让我在专业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汲取养分，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勇往直前。

在此，我还要感谢那些一路陪伴我、给予我无数支持与鼓励的朋友们：陈艾琳、杜丽娜、杨婉彤、葛金良、张艺等。你们的陪伴让我在异国他乡不再感到孤单，我们共同经历的点滴时光将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致以最深的感谢。感谢你们在我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始终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

这段留学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知识的力量和友谊的珍贵。再次感谢所有在这段旅程中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师长、朋友和家人。你们的关爱与帮助成就了今天的我，让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并迈向新的征程。

目录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致谢.....	vi
绪论.....	1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研究背景与范围	2
研究方法	8
主题义界	11
文献综述	6
第二章 林黛玉台前角色表演.....	19
第一节 亲属关系的角色表演.....	19
第二节 友情关系的角色表演.....	31
第三节 爱情关系的角色表演.....	35
第四节 主仆关系的角色表演.....	50
第三章 林黛玉台后角色表演.....	56
第一节 前生角色.....	56
第二节 亲子关系的角色表演.....	58
第三节 师生关系的角色表演.....	61
第四节 独角戏.....	62
第五节 旁人议论中的黛玉.....	65
第四章 结论.....	67
第一节 研究成果	67
第二节 研究难题与未来展望	72
附录一：林黛玉台前角色关系汇总表.....	i
附录二：林黛玉台后角色关系汇总表.....	vi
参考文献.....	vii

绪论

研究动机与目的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受到无数读者学者的喜爱。专家学者们逐渐开始研究“红楼梦”的作者背景、成书经过、人物塑造、情节内容、思想特点、文化生活等。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从 1904 年王国维用西方理论评论《红楼梦》起至今，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形成红学研究谱系。

在红学研究中，人物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曹雪芹赋予了笔下的人物以生命，每个角色的性格都有着各自复杂的个性、思想情感、说话方式等特点，好的人物不完全是好的，也有缺点，坏的人物也不完全是坏的，也有使人怜悯的特点，大多数人物都有最终的命运与结局。通过这些人物，人们能与书中的角色共情，与作者进行心灵交汇、时空交汇。

长期以来，红学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多重视角对《红楼梦》的人物进行研究。大多视角是文化、美学、哲学、心理等，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然而用戏剧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很少，只有一些期刊论文，没有过系统的研究。

前人对于《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多是偏重戏剧性强的经典“名场面”，很少人关注到日常生活中人物的角色表演以及台后表演。本论文将从人物的日常细节入手，通过分析林黛玉的台前台后表演研究出更加丰富立体的人物性格。本文的问题意识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理论看林黛玉的日常行为，她分别如何进行台前角色表演和角色外表演（台后表演）？

二是通过林黛玉的日常表演可以看出她们哪些更为立体的个性特质？

¹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5。

研究背景与范围

一、曹雪芹的世家生活经验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于约于 1715 年 5 月 28 日，卒于约于 1763 年 2 月 12 日（近有学者考证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²）。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出生于江宁（今南京）。³

曹雪芹出生于富贵书香之族。他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对曹雪芹影响最深的正是他的祖父曹寅。虽然曹雪芹出生时，曹寅已经去世了，但曹寅留下的藏书非常丰富。《棟亭书目》是曹寅的藏书目录，共收书三千二百多种，两万多册，分成三十六类，典型的有说部类（小说、笔记、杂记等）、杂部类（医术、占卜、金石谱、花谱、膳饮食茶、打牌、投壶等）等。⁴曹雪芹从小就饱读诗书，曹寅留下的精神财富为曹雪芹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使他的文化文学功底积淀深厚。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清前期到中叶，政治环境压抑，文人很容易产生生命自由本性与人生不自由的矛盾状态。受此压抑沉闷环境的影响，曹雪芹在过去的文化传统中，对于中国文化人的感性生命有着深深的认同。他欣赏屈原、老庄、魏晋名士风度等，也深受明清时代个性思潮解放的影响，追求精神自由个性张扬。后期随着家族的失势败落，曹雪芹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困境和精神苦难，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现实的巨变对他的思

² 黄一农近年考证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见黄一农，〈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新考〉，《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1期，页 77-103。

³ 胥惠民，〈20世纪曹雪芹研究概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页18-26。

⁴ 李广柏，〈曹雪芹评传〉（南京：南京出版社，1990），页33。

想冲击很大，他在看透世间炎凉，人间百态之后，更是促进了他形成如魏晋名士般豪放不羁、卓尔不群的个性。曹雪芹字梦阮，正是表达了他追求阮籍这样魏晋名士的精神品格，他也身体力行着。曹雪芹生前的好友敦诚曾忆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⁵，阮步兵⁶是阮籍，敦诚写出了曹雪芹如同阮籍般狂傲。雪芹的另一位好友张宜泉也曾在《伤溪芹居士》诗题下小注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⁷。曹雪芹毕生所想、所感、所悟凝铸于《红楼梦》中。

曹雪芹的一生坎坷又光辉。⁸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对人生、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以顽强的毅力，经过多年艰辛，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艺术的加工，最终创作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红楼梦》，也塑造了很多令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人物形象。

二、《红楼梦》写成的时代背景

《红楼梦》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即清代的乾隆年间。作者曹雪芹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满族统治者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巩固了它的统治，恢复了遭受明末战乱双重破坏的经济。

清朝采取了轻徭薄赋、整顿水利、奖励开垦等一系列的措施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同时，手工业也在全面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纺织业、冶矿业和制瓷业等兴盛发展。曹雪芹的家族当时就与丝织业有着很大的关

⁵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页19。（出自《四松堂集》卷上，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转录）。

⁶ 阮籍曾任步兵校尉，因此称为阮步兵。

⁷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页24。（《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

⁸ 周汝昌，〈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党建网，2014年7月6日。

系。商业经济也随着一同发展，如出现了大批布商、丝商、茶商、米商、典当商等。⁹这些都在《红楼梦》中的日常书写中有所反映。

清朝高级官员的生活非常奢侈，家产多到数不胜数。《红楼梦》中描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语句“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看似夸张，是当时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清朝前期，朝廷内部的权势斗争也十分厉害。康熙晚年九子夺嫡足以见得其竞争激烈程度。雍正登上皇位后极力打击政敌以及党羽，罢官、抄家、囚禁、杀戮等事情经常发生。大小官员在宦海浮沉中人人自危、如履薄冰，一旦失势便会家破人亡。¹⁰曹雪芹的家族便是在这场风波中遭遇波及，被抄家。《红楼梦》所写的四大家族的盛衰背后便是这样的背景。

总之，《红楼梦》的出现，受曹雪芹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等的影响。正是有这样的时代背景，经历了家族的盛衰，曹雪芹才能写出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品。

三、“红学”研究

红学研究从清代中叶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由于传世版本多、学者们对于作者和内容的欣赏角度和看法不同，产生了很多派别。如清中叶的小说评点，清末民初索隐派、考证派、文学批评派等。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近现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海外等地学者对《红楼梦》中主题、情节、人物、美学、叙事学、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红学有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王国维于 1904 年发表《红楼梦评论》，是红学的文学批评开端，他运用叔本

⁹ 严明，《红楼释梦》（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页3。

¹⁰ 严明，《红楼释梦》，页11。

华哲学美学来评论《红楼梦》，深刻阐述了《红楼梦》的思想内涵。¹¹ 王国维时期红学研究偏向对林黛玉的道德评价，将其视作现实人物进行伦理上的评价，对黛玉违反传统礼教的一面进行批判。缺乏对作家艺术性创造性和审美思想的探讨。

蔡元培创立索隐派，代表作是《石头记索隐》¹²。索隐派探寻小说影射的真实事件，提出《红楼梦》中的小说人物与明末清初许多历史人物有关联，例如将黛玉影射纳兰性德的夫人说、董小宛说、董鄂妃说等。然而该考证方法比较缺乏客观，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做支撑。因此，学者们在研究红楼梦时逐渐转向了另一红学的重要派别——考证派。

胡适是考证派的创立者，代表作是《红楼梦考证》¹³。考证派的其他代表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¹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¹⁵等。考证派将研究方法转向了客观的历史考证，通过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脂批、创作背景等进行考证研究，认为《红楼梦》实际上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考证派认为黛玉是曹雪芹生命中某个女子的原型。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实际上都源于文本之外的历史材料，这些都着重于历史朝代、稗官野史，且研究局限，很难有新的突破，因此文学批评派诞生。

文学批评派的代表人物是余英时，他认为对《红楼梦》的研究应该重新回到小说文本，从而通向作品的全部意义。¹⁶该派别开始偏向对黛玉的艺术形象研究趋于角色真实。本文将延续余英时的文学批评派，以研究文本为主，运用高夫曼

¹¹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¹²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

¹³ 胡适，《红楼梦考证》（北京：北京出版集公司、北京出版社，2017）。

¹⁴ 俞平伯，《红楼梦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¹⁵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¹⁶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1978）。

(1922-1982 年)的戏剧理论进行研究。

随着红学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红学研究，已经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学者进行了红学的汇编总结与研究。例如刘梦溪在《红学三十年论文汇编》中依据《红楼梦》的内容和论述范围将收录的红学论文分为十二编：时代环境研究、思想主题研究、人物形象研究、艺术技巧研究等。¹⁷将历来和《红楼梦》相关的研究主题大部分涵盖全了。¹⁸此外，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行的《红楼梦学刊》，自 1979 年创刊发行至今，是红学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刊物，汇集了几十年来海内外红学学者研究成果。新时期对林黛玉的研究偏向审美价值，从美学、哲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探讨，从而有了新的视野。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理论基础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 年）在他的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¹⁹提出。他的理论也被称为拟剧论，或者印象管理。

高夫曼的理论主张是：在人与人相处中，每个人都像演员。在与他人交际互动时，为了在他人心中产生和维持个体或群体所期望的理想形象，人们会运用各种技巧与方法，在不同场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高夫曼将人们的角色扮演分为台前表演（Front Performance）和台后表演（Backstage Performance）。在台前表演

¹⁷ 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¹⁸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¹⁹ 有关欧文高夫曼的戏剧理论详见原著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Anchor Books;1959);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时，每个人都会将自己的角色行为用自己想要的方式表演给观众看。²⁰人们想要给人留下好印象，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自己要表现的角色及其所在的场景，这样才能把自己想要呈现给观众的东西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²¹当呈现结束后，演员的真实状态在后台才会表现出来（即台后表演），重归自我本真。剧班成员回到台后，会以不同于观众面前表现自我的方式贬损观众。²²高夫曼理论也有局限性，即用戏剧理论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远远不够，呈现的社会世界缺乏权力斗争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同时，笔者也会辅以“身体表演”理论进行角色人格特质的解读。如果说一个特定个体在（特定场合）观看者面前持续出现的具有影响力的全部行为可以称做是“表演”，那么这个个体就是在互动过程中借助“体现的讯息”进行身体表演。²³除了可以主动控制的言说，身体作为表意的符号其实非常繁多细琐又很难控制，比如：官职与身份地位的标记、衣饰、身材、相貌，以及谈吐方式、身体姿势、面部表情、举止动作等，从这些反映出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行为，同时也可能显示在即将到来的互动中个体可能采取的行动。²⁴借助这个理论利于笔者捕捉到人物的细节描写，分析其身体表演，研究其自我表演，使得人物性格分析更为深刻。除此之外，也会辅助心理学、社会学分析林黛玉的行为。

²⁰ “If the individual’s activity is to become significant to others, he must mobilize his activity so that it will expres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what he wishes to convey.”见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6;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 14。

²¹ “The back region will be the place where the performer can reliably expect that no member of the audience will intrude.”见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90;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 94。

²² “When the members of a team go backstage where the audience cannot see or hear them, they very regularly derogate the audience in a way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e to face treatment that is given to the audience.”见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43;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 148。

²³ 郑毓瑜，〈身体表演与魏晋人伦品鉴——一个自我“体现”的角度〉，《汉学研究》2006年第2期，页 72-103。

²⁴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 7。

另外，笔者将以巴赫金小说史眼光宏观把握小说中林黛玉的形象。巴赫金认为，无论是篇章所反映的现实、创作篇章的作者、篇章的表演者、听者读者都平等地参与创造篇章里描绘的世界。²⁵以此作为出发点，本论文的划分标准是以黛玉在西方灵河岸、林府、贾府这些场域为舞台，主要的表演者是黛玉，贾府众人为主要观众，在特定情境下，贾府众人为表演者，黛玉是观众。除此之外，读者、作者是观众。西方灵河岸、林府中黛玉的形象是侧面描写，还未进行正式的出场表演，因此是台前表演。黛玉在贾府的独角戏是无观众在场的台后表演，旁人眼中的黛玉是旁人对黛玉的贬损，因此是台后表演，其他的角色关系均是台前表演。

综上，本论文透过黛玉日常人际互动的角色关系，包括台前的亲属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台后的前生角色、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独角戏、旁人议论中的黛玉，从而全面检视林黛玉的自我个性，便可看到形象饱满的林黛玉。

主题义界

一、《红楼梦》及其版本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盛衰败为背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女性美，描绘了大家族的人生百态，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世界小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

²⁵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页448。

²⁶。

有关《红楼梦》的历代版本，曹雪芹在世时只删改写定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字。八十回以后的内容或许当年已写完，遗憾的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所遗失。后来，程伟元、高鹗找到后四十回残稿，在这基础上整理加工，就有了之后市面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在红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把《红楼梦》版本分成两大系统：即八十回抄本系统和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

曹雪芹十年间“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过程中的本子都流失了，现存的前八十回都是当时曹雪芹的亲友们对原作的手抄本，这些抄本有不同版本，其中大部分都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所以八十回抄本系统的本子又称“脂评本”。在抄本系统中，如今能见到的大约有十一个版本。脂砚斋曾四次评阅传抄石头记，现存“脂本”有甲戌再评本，己卯、庚辰四评本。其余抄本（如戚序本、蒙府本等）基本以甲戌、己卯、庚辰作底本，对底本进行整理以及不同程度的补遗订讹。笔者在此简述甲戌、己卯、庚辰本。

甲戌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题名为《脂砚斋甲戌抄阅石头记》²⁷。甲戌本底本较早文字较佳，甲戌本保存的脂批很多有1800多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己卯本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题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²⁸己卯本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此本留下的痕迹可知曹雪芹在生前确实使用过《红楼梦》作为书名。另外此本的脂评也十分精彩，对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创作经历十分熟悉，有利于进行

²⁶ “《红楼梦》是中国‘百科全书式’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其中对传统文化的全景探照，真可称得上洋洋大观、包罗万象。”见欧丽娟，《大观红楼·综论卷》（台北：台大出版社，2014），页400。

²⁷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甲戌抄阅石头记》（甲戌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序页1。

²⁸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序页1。

文本研究。庚辰本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题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²⁹庚辰本不但完整地保存了曹雪芹生前最后定本的全部书稿前八十回，而且保存了所有脂本中最多最完整的脂批约2100多条，具有较高的地位。

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也称“程高本”或“程本”，分为“程甲本”和“程乙本”。程甲本是清朝乾隆年间，程伟元宣称找到剩下的四十回部分小说内容，并邀请高鹗为其增删修补，刊印发行。该版本也成为之后较广的完整版本。历来红学研究对程高本是否符合原著争议很大，有人认为他们的本子结局符合作者原意，宝、黛、钗的爱情悲剧结局都有符合家败人亡的悲剧；也有学者经研究发现程伟元和高鹗在排印一百二十回本时，对前八十回原著进行了大规模删改。他们续的后四十回虽然反响很大流行甚广，但在一些思想层面不符合作者的原意。例如贾家被抄之后结局应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程高本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这样落入俗套的大团圆结局。

此后，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都出版了《红楼梦》，基本都是以前八十回脂本和后四十回程本系统作为底本进行不同程度的校注。笔者在本论文中采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³⁰，该版本以早期抄本戚本为底本，脂庚本为主要校本。此外笔者将参考《脂砚斋红楼梦辑评》³¹、增订《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³²中的脂批，这两本书涵盖相对全面的脂批，能让研究更完整。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红楼梦》中人物的日常表演，由于后四十回高鹗续写的

²⁹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影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序页1。

³⁰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包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后部四十回》、《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³¹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³²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 增订本》（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7）。

结局是否符合曹雪芹原意学术界褒贬不一，没有定论，且林黛玉的形象与前八十回有差别，因此，为了使研究更接近作者原意，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将放在前八十回的内容中，后四十回只在必要时作参考。

二、人物研究对象

笔者将选取林黛玉为主要研究的人物对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红楼梦》书中人物众多，每个人的行事风格都可以用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理论进行分析。黛玉是书中的主角之一，人物性格具有典型性，同样她也是展示作者内心世界的部分写照。以黛玉作为中心，用理论对人物性格作诠释，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历来很少有用日常表演理论系统诠释红楼人物的研究，本硕论笔者先以黛玉为首，作为一个大胆的尝试，若研究成果理想，未来若有机会，可用该理论诠释其他人物。

二是本论文将对林黛玉进行一些不同于以往传统观念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例如夏志清曾说过，中国读者习惯将黛玉看作是一个令人荡魂摄魄的天仙，一个优雅娇弱的美女和才情横溢的诗人……这样一种形象是对一个复杂性格的明显的简单化。³³历来很多读者对林黛玉形象会趋向相对单一的评价，却忽略了她在作者笔下是一个生动的人，是有着复杂的性格。因此，本论文将在以往研究人物研究的基础上，多元化、立体化地对林黛玉的人物个性进行解读。

文献综述

一、人物研究

³³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页 258。

本论文的研究是围绕“红楼梦人物的日常表演”，主要选取的人物是林黛玉。中国对于林黛玉的研究在上世纪的不同时期有不同倾向的研究与评价，很多学者将林黛玉冠以“反封建斗士”之称，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由于那个时期中国特定的政治背景而产生的，带有主观的价值判断，因此本文文献综述暂不列举，只选取对本论文研究有帮助的专书、期刊、学位论文。

(一) 人物研究专书

欧丽娟在《红楼梦人物立体论》一书中选取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李纨等人物，在传统人物评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小说理论，同时辅助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这些人物进行立体化的分析。关注于角色的自我成长变化，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³⁴本文借鉴其研究理念，即“分析”大于“评价”，只对文本所展现的人情事理进行梳理，不涉入自我好恶是非的判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尽量做到客观。郭玉雯的《红楼梦人物研究》一书以《红楼梦》人物的身世背景、性格特色、结局命运等阐述为主，分析了各个主要人物。其中对林黛玉的分析着重于其背景身份、美丽哀愁、聪明锐利、风雅高华、深挚情痴等方面。³⁵这些都使笔者对于林黛玉的角色有了更深的认识，利于更深的研究。李鸿渊的《红楼梦人物对比研究》一书运用人物对比的手法，将红楼梦中相似的人物进行对比，从而使读者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人物形象。其中林黛玉是和妙玉进行对比，主要凸显她们性格孤僻、绝世的才华、以及命运等。³⁶这种人物之间的对比启发笔者更多元地了解人物。

³⁴ 欧丽娟，《红楼梦人物立体论》（台北：里仁书局，2006）。

³⁵ 郭玉雯，《红楼梦人物研究》（台北：大案出版社，1994）。

³⁶ 李鸿渊，《红楼梦人物对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谢鹏雄在《红楼梦女人新解》中从当代西方心理分析出发，探析《红楼梦》中的重要的女性角色。作者以私解、曲解、反解、侧解等心理分析方法解读红楼群芳的心。该书启发了笔者在分析人物时多关注角色心理，有利于人物台后表演的书写。³⁷季学源《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这本书对于《红楼梦》的一些女性人物形象作了鉴赏分析。其中，对黛玉的鉴赏从黛玉的诗、服饰、香菱学诗等方面对黛玉的形象做了新的解读。³⁸

刘梦溪在《情问很红楼：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一书中专门探讨《红楼梦》的爱情心理，详细分析研究了宝黛爱情的心理活动过程。³⁹马瑞芳的《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的经典爱情习题》该书从小说家的新颖角度探寻《红楼梦》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爱人之间幽微的心理变化，借用弗斯特的小说观“人生五大事件”，即：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等面向来探讨“宝黛爱情”。⁴⁰这些书能使笔者更为理解宝黛互动的心理，从多元的视角看待宝黛爱情。使研究更贴近角色，有利于书写以黛玉为中心的“剧班”表演。

裴钰的《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红楼梦海外言情趣谈》语言风趣幽默，角度新颖，从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角度，分析《红楼梦》在西方英语世界里的种种趣闻轶事，扩展了当前红学研究的新角度和新视野，也拓宽了笔者的研究视野。⁴¹

王海燕在《花魂诗魂女儿心——林黛玉新论》这本书中以林黛玉形象为探讨核心，以视角透视《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并提出诗性精神是进入《红楼梦》和

³⁷ 谢鹏雄，《红楼梦女人新解》（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³⁸ 季学源，《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³⁹ 刘梦溪，《情问很红楼：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⁴⁰ 马瑞芳，《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的经典爱情习题》（台北：天下原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⁴¹ 裴钰，《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红楼梦海外言情趣谈》（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解读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语境。本书对林黛玉形象进行了文化探源，论证了林黛玉独特的性灵美、情韵美、诗意美等，也探寻了林黛玉独特的生命体验。⁴²这本书开拓了笔者对于林黛玉形象认识的视野，深入认识林黛玉这一角色背后的文化内涵。

（二）人物研究期刊、学位论文

曾杨华在《论林黛玉的美》一文中认为林黛玉是一个能和屈原形象相比美的形象，她有竹、莲、菊一般的美好的品格——心灵朴实而又纯净，豁达而气量恢宏，心地善良，出淤泥而不染。⁴³ 李希凡在《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一文中曾分析过黛玉性格具有动人心魄力量的重要原因是敏感的诗人气质。⁴⁴ 彭家正《葬花词的美趣味》这一文通过分析《葬花词》来说明黛玉对自己人生境遇和人生感受的自我感伤，从《葬花词》的内容论述说明每字都有其原因，绝不是黛玉即兴创作而得的作品。由作者的分析可以让笔者清楚看出创作《葬花词》的动机与黛玉内心的情感内涵。⁴⁵以上这些期刊都是从文化、美学这些视角进行研究，使笔者对黛玉形象的认识更为深刻，有助于本论文对林黛玉自我表演相关的书写。

陈维昭在《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中曾指出，林黛玉始终生活于爱与被爱、自洁与合群的矛盾中。在观念上，她把自己分裂成精神主体与作为物质存在的主体。⁴⁶ 肖君和在《试论黛玉悲剧的成因—兼论林黛玉悲剧构成的心理内涵》中也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林黛玉的性格。他认为林黛玉的悲剧，不仅只是社会、时代

⁴² 王海燕，《花魂诗魂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⁴³ 曾杨华，〈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页64-74。

⁴⁴ 李希凡，〈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页32-40。

⁴⁵ 彭家正，〈葬花词的美趣味〉，《典大中文研究所论文集》，2004年第9期，页123 - 129。

⁴⁶ 陈维昭，〈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页17-24。

的悲剧，它还有性格悲剧的因素，也就是抑郁质气质形成的心窄、过敏、多愁善感。其社会因素最终是通过这种心理因素发生作用而导致了她的悲剧。⁴⁷严明、江蔚在《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中从自恋情结的角度，探析林黛玉、妙玉的性格。他们指出两人都是苏州人氏，也都在书香仕宦人家出生，所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黛玉和妙玉这样的女子比其他女子自爱自赏、顾影自怜，是自恋情结的外在表现。⁴⁸以上这些期刊从哲学、心理等角度对林黛玉进行分析，有利于笔者从其余专业学科的角度研究林黛玉。

邱妙娟在硕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爱情观》中用心理学、爱情心理学等系统论述了《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以及爱情观⁴⁹。郑淳美在《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言谈分析》中，从语料、语言学的角度着重分析了贾宝玉、林黛玉的言谈特点⁵⁰。以上的这些硕论都使笔者对于林黛玉的心理、言谈举止有了更专业性的了解，有助于本论文对林黛玉性格的分析。同时也有助于书写正文中林黛玉贾宝玉二人的剧班表演。

二、《红楼梦》评点

王蒙在《红楼梦启示录》书中以作家敏锐的感受见解，对《红楼梦》进行了饶有兴趣地解读。特别是《黛玉不也挺随和吗？》一章中作者从黛玉第一次进贾府时的如履薄冰的心理与入乡随俗人情看出人们眼里任性尖刻的林黛玉也有随和

⁴⁷ 肖君和，〈试论黛玉悲剧的成因——兼论林黛玉悲剧构成的心理内涵〉，《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期，页69-78。

⁴⁸ 严明、江蔚，〈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页132-141。

⁴⁹ 邱妙娟，《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爱情观》（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

⁵⁰ 郑淳美，《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言谈分析》（台北：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硕士班，2018）。

的一面。而使她越来越任性的是她对宝玉的爱，因为这样一种感情使她有了与宝玉使气任性的“特权”与特殊需要。⁵¹这样对黛玉性格的解读是笔者所赞同的。刘心武在《刘心武妙品红楼梦》一书中考证了小说中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家世及命运结局等。⁵²其中对林黛玉的解读对本论文的写作是一重要的参考。《蒋勋说红楼梦》、《王蒙陪读红楼梦》这一系列丛书是现当代一些红学学者对于红楼梦原著的评点，每一章回都有解读评说，有利于笔者更全面细致地理解原著、研究原著文本。⁵³

孙彦莊在《红楼梦情节》一书中共收录十二篇文章，由陈广才作序推荐。此书分为三辑，“世界红楼神游今古”、“四海红楼情愫人心”、“百花红楼细诉馨语”。这本书将现实生活与红楼梦人物或场景联系在一起，很有新意，写出了作者自己对《红楼梦》的体悟。其中，作者马来西亚的花和《红楼梦》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将林黛玉比作见笑草，从中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⁵⁴其中的一些对人物日常生活化的描述对本论文的人物日常的书写有所启发。

孙彦莊、谢依伦等人编撰了《陈广才红学研究藏书目录际评介》一书。马来西亚的前交通部长，文化、艺术、旅游副部长陈广才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捐赠了几十年来收集的红学研究相关的藏书约两千余本。这本书是对这些藏书的书目及简介的汇编。⁵⁵有助于笔者在研究红楼梦人物时及时查找相关的研究成果。姜其煌的《欧美红学》、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欧美红学》系统翻译整理了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今欧美各国对《红楼梦》的翻译序言，英美红学、俄苏红学、

⁵¹ 王蒙，《红楼启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页306。

⁵² 刘心武，《刘心武妙品红楼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⁵³ 蒋勋，《蒋勋说红楼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王蒙，《王蒙陪读红楼梦》（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⁵⁴ 孙彦莊，《红楼梦情节》（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8）。

⁵⁵ 孙彦莊、谢依伦，《陈广才红学研究藏书目录际评介》（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5）。

德国红学等相关研究成果。《日本红学史稿》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概述了从《红楼梦》传入日本起，各个时期的学者对其进行的翻译、注解、评论和研究。⁵⁶通过这些书，笔者能了解欧美人、日本人眼中的《红楼梦》，拓宽笔者的研究视野。

三、高夫曼理论文学戏剧研究

高夫曼的表演理论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业领域，例如文学戏剧、传播传媒、教育、社会学等。由于本论文主要研究《红楼梦》，属于文学类，因此，笔者在此主要论述该理论在文学戏剧领域的运用。

陈意如在《人间写实与小说的戏剧性——论〈三言〉中的处事智谋》一文中用高夫曼的理论分析了《三言》的戏剧性，从服饰妆容、言语修饰、撒谎、人情交易、扮演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解读小说中的人际交往的戏剧性，探讨作品中人物的处事智谋。⁵⁷吕双燕发表的一篇期刊《论人的角色意识及其生存状态——〈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的表演学分析》用表演理论从角色与自我的关系的角度分析《红楼梦》人物的性格及其生存状况，研究发现，生存于社会中的每个人的角色意识及其影响下的行为方式，对人的生存状态及命运至关重要。⁵⁸吴盈臻在他的硕士论文《“四把椅子剧团”之〈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着三姐妹〉——表演文本研究》中用高夫曼自我表演理论，融合科赞发展之剧场符号系统，分析了《宾士车》的表演文本。聚焦衍竹角色面对不同情境，扮演廖家“长子”之“台前”与

⁵⁶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⁵⁷ 陈意如，〈人间写实与小说的戏剧性——论《三言》中的处事智谋〉，《育达科大学刊》2021年第44期，页205-222。

⁵⁸ 吕双燕，〈论人的角色意识及其生存状态——《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的表演学分析〉，《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页84-87。

“台后”。探讨该剧中和演员密切相弱的“语言”、音调、姿势、动作、面部表情、化妆、发式、服装及道具之符号系统。⁵⁹这些论文对日常表演理论进行了灵活的运用，对笔者《红楼梦》文本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启发，有助于笔者选取分析《红楼梦》人物的表演理论的角度。

综合上面本研究有关的专书、期刊、硕士论文的文献综述，前人对于《红楼梦》人物的研究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西方小说理论、当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人物对比法等，也透过了许多多样化的视角，如美学、文化、哲学、心理学、人格学等，得出了多样的研究成果，如林黛玉的个性特点：内心纯粹、心地善良、具有诗人气质，同时也会自卑、多愁善感。然而，前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一些经典的情节，很少注意到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且用戏剧理论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很少，仅有期刊，未有系统研究。本论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眼于分析林黛玉的日常生活，运用近年来新兴的表演理论对她进行研究。

⁵⁹ 吴盈臻，《“四把椅子剧团”之〈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着三姐妹〉——表演文本研究》（台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硕士论文，2019），页4。

第二章 黛玉台前角色表演

第一节 亲属关系的角色表演

黛玉的台前角色关系包括亲属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主仆关系在亲属关系上的角色表演是从黛玉进贾府这一正式的出场表演（台前）开始的，可以从长辈、平辈的角度进行分析。本节的长辈选取对黛玉来说重要的人：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进行重点分析。

一、长辈

（一）外祖母：贾母

黛玉在贾府中，最为疼爱她的长辈是她的外祖母贾母。贾母是贾府地位最高的长者⁶⁰。早在黛玉与贾母正式见面前，得知黛玉母亲逝世，贾母几次三番书信给林如海，念及黛玉无人依傍教育，派人来接。黛玉与贾母初见，就被贾母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贾母曾经最疼爱黛玉母亲，如今贾敏英年早逝，贾母看到黛玉就想起过世的女儿，将对女儿的疼爱转移到黛玉身上，把黛玉当成心爱女儿生命的延续，让黛玉受到的待遇如同她母亲一般“金尊玉贵”。贾母把黛玉接来，也承担着照顾爱护外孙女的责任，她对黛玉的怜爱一如宝玉，宠爱程度甚至胜于亲孙女三春。黛玉进贾府之后，贾母将她安排进自己住的套间暖阁的碧纱橱⁶¹里，这足以见得黛玉在贾母心中的地位很高。黛玉的例钱每个月贾母都会多给她一份，特殊节日需要出钱，贾母也会帮黛玉出。看到黛玉房间的窗纱旧了，会

⁶⁰ “贾母是荣国府这座金陵宝塔第十三层的尖端上高高在上的金顶。”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页101。

⁶¹ “贾府是贾府地位最高的人，她的住处就是贾府的中心，越靠近这个中心越代表在贾母心中地位越高，受到的待遇也是越高的。碧纱橱是贾母为黛玉撑起的一把保护伞。”见黄铄芬，〈透过碧纱橱试析贾母对林黛玉的情感〉，《北方文学》2018年第3期，页49-50。

嘱咐王夫人和凤姐把窗纱换成名贵的银红的软烟罗——“霞影纱”（第四十回）。霞影纱名贵稀少，是贾府鼎盛时期的产物，连王夫人凤姐薛姨妈都很少见过或未听说过，贾母的用意是想要让贾府恢复往日荣光，让黛玉过着如同母亲般的华贵生活。贾母也会格外照顾黛玉的感受，第五十四回放烟花，贾母见黛玉不禁毕驳之声，便搂她入怀，在场的小姐们都有人搂，贾母让黛玉体会到亲情的温暖。第五十八回贾母和众婆媳祖孙入朝随祭，由薛姨妈暂管园内姊妹丫鬟，贾母千叮咛万嘱咐拜托薛姨妈照顾好黛玉。“千叮咛万嘱咐”蕴含着贾母对外孙女深切的爱，她知道没有自己的庇护，黛玉处境会很艰难。黛玉对于贾母的爱护很感恩，她会发挥她的聪慧才情使贾母快乐，尽她的孝心。

如果一个人在其他人面前的行为表演会影响其他人对于该情境得出的定义⁶²的话，那么以上所举的贾母对于黛玉的宠爱的行为可以说是在影响其他人对待黛玉的态度。贾母给黛玉如此的爱护，不仅让黛玉在贾府中受到“金尊玉贵”般的优待，也是一种对除她以外的人宣誓黛玉是自己的人，以防旁人亏待黛玉。贾母至少在明面上，荣国府的媳妇们、姐妹们、丫鬟仆人们都不敢对黛玉有亏待或欺负她。

贾母的爱护所带来的贾府上下对黛玉的优待也给了黛玉个性极大的保护与包容的空间，一如宝玉一样。宝玉身为男子，虽然他的行为不受世俗的理解，但有贾母王夫人的宠爱，宝玉可以活得自在，而黛玉身为女性，也只是贾母的外孙女，对贾府其他人来说算是外人，她的某些性格个性并不符合传统社会对贵族小

⁶² “当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他的行为将影响其他人对该情境所逐渐得出的定义。”见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演》，页6。贾母出现在大观园众女眷面前时，她宠爱黛玉的行为影响了贾府上下对贾母宠爱黛玉的种种情境得出的定义，即黛玉的待遇要如同她母亲般金尊玉贵，贾府上下不敢轻视怠慢黛玉。

姐的要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包容她的个性。正是有贾母在，其余人不敢对黛玉有怠慢，黛玉本身的性格个性也得以发挥，不受太多拘束。贾母曾说：

“你我这样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还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生的得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第五十六回）⁶³

这段话虽然是在说宝玉，但其实也侧面照应了宠爱黛玉，给予黛玉个性自由空间的缘由：黛玉生的得意，有着“超逸”（第十六回）的气质与“通身的气派”（第三回）；礼数周全，给大人争光，也就是给贾母争光。从这也可看出黛玉在基本日常礼数上其实是符合规范的。⁶⁴虽然她自小虽未受到系统的礼仪教育，但来到贾府后，贾母为林黛玉安排了四个教引嬷嬷，系统地教导林黛玉贵族小姐需要有的包括饮食、言语、行步、礼节等各方面行为规范，这些使得林黛玉更好地融入贾府，适应贾府的生活。在有长辈或外人在的场合，一定是遵守基本的礼数的。向长辈请安问好、陪坐闲话都是日常最基本的礼节。第四十回，贾母带刘姥姥及众人来参观潇湘馆，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奉与贾母，王夫人不喝茶也亲自拿自己常

⁶³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 618。

⁶⁴ “贵族习惯就是把不属于其他阶级的严肃细小的生活行为组织起来，并在这些行为中表现出他的性格、权威和高于众人的地位。年轻的贵族成员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对行为中任何细小的方面都予以高度重视，并学会了用最合适的方式表现出对这些细节的责任。他的神态、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出优雅高贵的样子，以表明自己的优越地位。”见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7。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世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百年基业传承下去，而传承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日常细枝末节的礼仪行为规范，正是由于每个细节都力求高贵完美，才能展现贵族世家与常人不同，更能体现优越地位。而对于未出嫁的贵族小姐而言，更是从小要进行系统严格的大家闺秀的礼仪行为规范的教养。黛玉本身是女性，她的母亲在未过世前应该教过黛玉最基本的礼数，加上从小被当做男儿教养，有着诗书的浸染，才形成了黛玉“超逸”、“通身的气派”这样与众不同的气质，而这也正是贾母喜爱的。

坐的椅子挪过来请王夫人坐。正因为贾母本身的宠爱，再加上黛玉日常基本礼数行得得体大方，因此，贾母待她如同宝玉般爱护，给予黛玉不符合传统的行为极大的保护与包容的空间，使得贾府上下不敢对黛玉有怠慢、轻视。试想，如果没有贾母对黛玉的宠爱这样的保护，黛玉的性格会招来更多的敌意，贾府上下可能会针对她孤立她，只靠和宝玉的感情根本无法在贾府生存下去，她的结局是否会如同“晴为黛影”的晴雯一样，结果未可知。

贾母也是黛玉和宝玉关系重要的推动调和剂与婚姻的暗中支持者⁶⁵。贾母从小就允许二玉在一处相处，使得二玉积累下深厚的感情基础；第二十八回元妃赏赐的东西宝玉和宝钗的一样，黛玉的与三春得到的一样，皇家之意很明显了，尽管这样，张道士提亲时贾母说道“不管根基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⁶⁶，虽没有明说黛玉，但也拒绝了张道士的亲，暗指黛玉。二玉发生大冲突时，贾母急得抱怨“……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二十九回）⁶⁷，言外之意是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闹起来，她就是想促成二玉阻力也会更大。紫鹃也曾提醒黛玉趁贾母健在时把婚姻大事定下来早做打算（第五十七回），她也知道贾母是黛玉婚姻的最强支撑。因此，贾母是黛玉最强有力的支撑。

总之，黛玉与贾母之间相处是亲密、温馨的，贾母宠爱黛玉，黛玉依赖贾母。在贾母面前及众人面前，黛玉行礼得体大方，为贾母争光，此外，黛玉也会发挥她的聪慧才情让贾母开心，尽自己孝心。

⁶⁵ “贾母不是宝黛爱情的破坏者，而是护法神……总之，前八十回中并没有贾母反对宝黛恋爱的任何‘伏线’。”见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94–95。

⁶⁶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306。

⁶⁷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312。

(二) 二舅母：王夫人

王夫人是贾宝玉的母亲，黛玉称呼她为二舅母。黛玉与王夫人的关系基本上是礼节性的交往。黛玉深知在贾府这样的贵族府邸，“礼”是最重要的。⁶⁸与长辈相处知礼守礼，是她的基本修养，因此，她与王夫人相处时，并不逾矩。

黛玉初进贾府单独拜访王夫人，在王夫人屋外等待时，老嬷嬷让黛玉到炕上坐，黛玉考虑到位次的问题，不上炕，向东边椅子上坐了。之后，黛玉看到王夫人一开始坐在西边下首，见她来了移到旁边，从这里黛玉便猜出是贾政的位置，看到旁边有椅子便向椅子坐了，在王夫人再四携她上炕，她才挨着王夫人坐。在吃饭的时候凤姐拉黛玉在贾母左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黛玉也十分推让。⁶⁹这些都体现了黛玉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也懂礼数，知分寸。王夫人较少主动关心黛玉，黛玉也较少在王夫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情感需求。

王夫人最为疼爱的人就是她的儿子宝玉，在一切和宝玉有关的问题上，她都非常在意，并且严防死守女子与宝玉之间的亲昵关系。第一次见黛玉，王夫人就向黛玉介绍宝玉是孽根祸胎，让她不要睬他，黛玉对王夫人的话也相当妥帖，先说自己听说过这位表哥的情况，夸赞表哥性情好，再表明态度：来到这里只会和姐妹们在一处，不去沾惹他。这样说这样便让王夫人安心。小说中虽未明确表明王夫人对黛玉的明确态度，但可以判断出如果是为宝玉选择结婚对象，黛玉大概率不是她心中的倾向⁷⁰。传统社会，夫妻关系被认为是父母与儿子关系的补充与从

⁶⁸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61。

⁶⁹ 在传统社会，座位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座位排序意味着上下尊卑，在红楼里座次排序是这样的：炕、椅、小杌、脚踏、站立。左比右尊贵，东比西尊贵。炕是最尊贵的人才可以坐。同时，长辈如果让座位给晚辈，晚辈也是需要听从的。

⁷⁰ “对王夫人来说，在钗黛之间，她大概更乐于接纳宝钗。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与宝钗血缘关系更近，其二是就钗黛性情而言，王夫人更喜欢宝钗的随时和顺与尊亲。”见张庆民，〈黛玉之死考论〉，《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页97-98。

属，婚姻是父母为儿子娶妻，儿子没有决定权。⁷¹王夫人对宝玉婚姻也是有着贵族家族利益以及对女方的家族背景、身体健康、性情⁷²的考量。家族利益上，林父去世后，林家后继无人，没有足够的家族势力作为支撑，而日渐西山的贾府必须与其他可以倚仗的贵族世家联姻才能缓解其状况。女方的家庭背景，黛玉父母去世，无人为她做主婚姻大事。身体健康上，黛玉常年身体不好，总生病，需要吃药补身体，而随着她泪快要流尽，身体也每况愈下。性情上，黛玉个性鲜明、性格直率、二玉发生摩擦以致宝玉摔玉，宝玉为黛玉可能要离去不回来发痴病……王夫人对宝玉爱如珍宝，而以她作为传统大家长或传统对女性规训的视角出发看待二玉之间的相处，并不一定能认可黛玉的性格，心中对黛玉很难有很强的认同感。才华上，黛玉作诗的才华出类拔萃，她为凹晶馆、凸碧堂命名，还被贾政称赞过，这在表面上是好事，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才华太过出众不是好事，终归不被认可。综上，从各方面考量，王夫人都不会太倾向黛玉作为自己心中儿媳妇的人选。这一点在八十回后也印证了，最终是薛宝钗嫁给了贾宝玉。黛玉通过察言观色发现王夫人对她是疏离、冷淡的，因此，她也在王夫人面前只尽到晚辈礼数的本分。黛玉并不会刻意迎合讨好王夫人，不会让自己变成王夫人喜欢的样子，她坚持自我个性，遵从自己的内心。

总之，黛玉在王夫人面前察言观色、知礼守礼，而林黛玉并不会刻意迎合王夫人，她坚持自我个性，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想要的。

⁷¹ Francis Hsu Lang Kwang,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 59.

⁷² “一个标准的淑女，必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善事翁姑，和睦妯娌，温柔体贴，常烹调，擅女工，能相夫，会教子。这才是最理想的贤妻良母。”见罗盘，〈从红楼梦人物透视中国文化的凤姐〉，《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2期，页107-108。

(三) 表嫂：王熙凤

王熙凤是贾府中如同管家般的存在，管理着贾府大大小小的事务，身处贾府权力中心，贯穿贾府从上到下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造就了王熙凤为人处世八面玲珑、复杂多面的人格。她是贾府最引人注目的存在，只要一出场就会有精彩的表现。就表演而言，最重要的是身体一出场或在场的特定身体就召唤或汇聚了关注，吸引力众人的注目与探寻，尤其表演者有义务要为在场者的反应负责，也就是从被观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保持台前最称职、亮眼的状态。⁷³王熙凤是小说中最亮眼的存在，她的出场就是在表演，而只要是她出场的时候一定是汇聚了众人目光与关注，只要她出现就保持着最称职、最亮眼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从凤姐与黛玉角色互动的关系上，可反映出部分黛玉的形象特点。

王熙凤与黛玉第一次见面是黛玉进贾府。凤姐的出场是“丹唇未启笑先闻”，吸引众人目光，展示出最亮眼的状态。第一次见黛玉就夸黛玉“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甲戌眉批：出自凤口，黛玉风姿可知⁷⁴），……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甲戌侧批：仍归太君，且是阿凤身心之至文⁷⁵）”⁷⁶。虽然这样说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让贾母开心的意图，但是王熙凤是一个慧眼识才的人，“标致”、“通身的气派”是她对黛玉的高度认可与评价，“嫡亲的孙女”也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这从侧面看出黛玉的形象气质超凡脱俗。

贾母一见到王熙凤进来，笑着向黛玉介绍“凤辣子”，戏称她是“泼皮破落户”，此处甲戌侧批：“阿凤笑声进来，老太君打诨，虽是空口传声，却是出一向

⁷³ 郑毓瑜，〈身体表演与魏晋人伦品鉴〉，《汉学研究》2006年第2期，页71-103。

⁷⁴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80。

⁷⁵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80。

⁷⁶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7。

晨昏起居，阿凤于太君处承欢应候一刻不少之人，看官勿以闲文淡文也。⁷⁷”此处可看出凤姐凭着高超的情商、非凡的管理才能深受贾母的喜爱与赏识。王熙凤事事向着贾母，相当于贾母的风向标。她知道贾母宠爱黛玉，因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仅称赞黛玉夸到贾母心坎上，还事无巨细询问黛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黛玉安排好日常起居的各项事务，展示出最称职的状态。

王熙凤对二玉的感情有着推动作用。由于贾母极为宠爱二玉，贾府上下都预想黛玉是宝玉婚配的人选（庚辰侧批“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⁷⁸），凤姐也清楚日后若二玉婚配，她还可以掌握管家大权，因此，她对二玉之间的感情有助力作用。例如第二十五回凤姐打趣黛玉“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⁷⁹说到了二玉的心坎上。宝玉想让黛玉留下来同她说话，凤姐把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纨走了。第三十回二玉因金麒麟闹矛盾刚和好，凤姐进来也说合他们“有这会子两个人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⁸⁰带着二玉来贾母跟前让她放心，“……两人倒在一起对赔不是。对哭对诉，倒像黄鹰抓住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⁸¹说的在场的人都笑了。这些都使得二玉的感情更为深厚。

黛玉和凤姐从小父母都是当做男儿般教养，口齿伶俐、心机眼力都不错，这些共同点使得凤姐与众小姐中黛玉关系最为亲近。黛玉对于凤姐的玩笑常机智回应，两人相谈默契，如第二十五回黛玉喜欢凤姐送的暹罗茶，凤姐刚好想拜托黛玉其他一些事，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

⁷⁷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79。

⁷⁸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414。

⁷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57。

⁸⁰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316。

⁸¹ 同上。

唤了。”⁸²凤姐打趣黛玉吃茶，她红了脸，见众人笑，回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⁸³黛玉对凤姐看似尖酸刻薄之语，实则是掩饰她内心的害羞失措。凤姐深知是这样，所以并不把这放在心上。黛玉与凤姐也同样对于不喜欢的人避而远之，第二十五回，赵姨娘进屋来坐，凤姐也是只和黛玉说笑，正眼也不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上凤姐处处维护黛玉，与黛玉关系融洽，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搜到潇湘馆，凤姐护着黛玉，让她不用起身并说些闲话安抚，王善保家的搜出宝玉的东西，凤姐也帮忙解释。

黛玉也同样慧眼识人，洞悉凤姐的行事作风与性情。宝玉被贾政打伤后，她在远处观望怡红院的情况，猜测凤姐怎么没有来看望宝玉，果然看见贾母和凤姐去看宝玉。第六十九回，看见凤姐对待尤二姐，宝黛暗为尤二姐担心。这些都是出于黛玉对人性的洞悉。

总之，凤姐出场总是保持着最亮眼最称职的状态，初次见面就对黛玉印象很好，出于贾母宠爱黛玉、自身利益的考量以及二人本身相处投缘、某些个性相似，她在日常生活与黛玉更为亲切，黛玉在凤姐面前会表现出她聪慧机智的一面。同时，黛玉也对凤姐有着性格上的洞悉，对她的行为有所判断。

⁸²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 257。

⁸³ 同上。

(四) 姨妈：薛姨妈

薛姨妈是薛宝钗的母亲，她带着宝钗住在贾府。⁸⁴前期对黛玉是正常长辈对晚辈的照拂，虽然与黛玉不熟，但也对待二玉一视同仁。第八回，二玉来到薛姨妈这里做客，薛姨妈摆好茶果留他们吃茶（甲戌侧批：“是溺爱，非势利”⁸⁵），还取了自己酿的酒给他们喝（甲戌侧批：“是溺爱，非夸富”⁸⁶）。薛姨妈对二玉好不是出于“势利”或“夸富”，而是发自内心的慈爱。

后期，自从黛玉宝钗交心后，随着黛钗关系越来越好，黛玉与薛姨妈的关系也更为要好。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生日，黛玉早就准备了两色针线送去，也定了一本小戏请贾母王夫人等。薛姨妈与宝钗来到潇湘馆看望黛玉，用慈爱的言语安慰黛玉母亲去世的痛苦，玩笑间黛玉认薛姨妈做娘，薛姨妈也认黛玉做女儿。薛姨妈对待黛玉有着长辈的慈爱，让黛玉体会到如母亲般的爱，她怜爱黛玉，在贾母王夫人入朝随祭不在园内时，搬到潇湘馆与黛玉同房，照顾她的吃药饮食。黛玉知恩图报，更是与宝钗形同姐妹，也更为亲切。

薛姨妈对王夫人等人曾提过薛宝钗的金锁是和尚给的，日后有玉的方可成婚（第三十二回），她有意向争取日后将宝钗嫁与宝玉。虽然这样，但她没有因为黛玉受贾母的宠爱可能会威胁到宝钗婚姻而对黛玉冷落，相反，她内在的慈爱使得她怜爱黛玉，也不会落井下石对付黛玉。例如宝玉因紫鹃的一席话误以为黛玉要走得痴病，这种情况下，众人一定会猜测二玉之间有什么情况，薛姨妈站出来劝解说宝玉一定是因为兄妹从小一处长到大，一听要去定是伤心，不是什么大

⁸⁴ “……薛家在政治的社会地位是趋于没落的，不能和王贾两家相比……薛蟠在金陵为了抢买侍妾，打死人命，他们母子兄妹就进京去和贾府同住，得到安全，薛家在社会地位上必须依仗贾府……薛姨妈是王夫人的亲姊妹，王熙凤的亲姑母，她们在贾府有“外戚”的优势，薛家虽住贾府，却并非经济上依赖别人，进退分合是留有余裕的。”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页188。

⁸⁵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168。

⁸⁶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169。

病。薛姨妈如果要促成宝玉宝钗的婚姻，必然要在二玉之间增加阻力，她完全可以在宝玉因黛玉发痴病情形下顺水推舟让众人误以为二玉之间有情况，增加他们的舆论名声压力，从而使王夫人更加对黛玉厌恶，但薛姨妈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将宝玉的行为合理化，使众人不把二人的关系往不正当的方向想，可见她才是真正对黛玉好。有学者认为薛姨妈对黛玉是笑面虎，表面对黛玉怜爱疼惜，实则并不是真情实意。笔者认为，不能仅凭紫鹃试探薛姨妈提出既然支持黛玉和宝玉结婚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时转移话题而断定薛姨妈对黛玉不是真心，固然站在薛姨妈所代表的薛家的立场，她一定是要积极促成宝钗与黛玉结婚的，但她对待黛玉也是真怜惜疼爱，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也绝非虚情假意。黛玉冰雪聪明，她能看出王熙凤对贾母的逢迎也必然能看出薛姨妈对她是真情还是假意，她对薛姨妈报之以李，一方面体现她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体现薛姨妈对她的情意是真心实意。

总体上来说，薛姨妈是一个很慈爱的人，尽管她会为了薛家的利益而为宝钗极大程度争取和宝玉结婚的可能，但随着黛钗关系越来越好，她对黛玉越加怜惜疼爱，真心相待，甚至会认黛玉为干女儿，在生活上照顾关心黛玉。而黛玉对于薛姨妈的疼爱也感激不尽，知恩图报，对宝钗的姐妹情谊也越发真挚。而知恩图报其实也呼应了绛珠仙子来人间报恩。

二、平辈亲属：表姐妹：迎春、探春、惜春、湘云等

黛玉与平辈之间的关系既亲近也需要空间。她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高夫曼“个体为了交往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时，每一个人都在其剧班的常规程序内，依附于为他选定的角色；同时，每个人都与剧班同事一起，对其他剧班的成员表现

出一种既谦恭有礼又轻松随便、既有距离又很亲近的恰如其分的复杂情感”⁸⁷理论进行诠释。

黛玉与众姐妹相处的过程是松弛的，她会尽可能融入众姐妹之中，比如积极参加海棠诗社、作诗取乐，都有聪明伶俐的黛玉在其中。黛玉喜欢在姐妹们面前大展诗才，尤其喜欢在姐妹们苦思冥想作完诗之后，大笔一挥一气呵成，作出绝美的诗作。同时，黛玉谦虚礼让，不计高低，真诚赞美其他姐妹作的诗，例如她会夸李纨的诗句中写得好的方面，凹晶馆黛玉与湘云联诗，妙玉高兴想要为她们续诗，黛玉虚心请教妙玉续诗。黛玉在和姐妹们相处时，也会比较宽容，不会斤斤计较。例如第四十一回，二玉去拜访妙玉，黛玉只是问了妙玉一句这是不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就怒她，说她是大俗人，怎么连这都尝不出。黛玉没有跟妙玉计较，坐了一会就出来了。以上可见，黛玉只在自己在意的事情上敏感，其他情况如果有可能冒犯到她的时候，她都是采取宽容的态度。黛玉喜散不喜聚，区别于宝玉的喜聚不喜散，但确实殊途同归的，这是由于她珍视和姐妹之间的情谊，展现了她“情情”的形象特点。

黛玉与群钗的相处时表现出的人格特质，正是由“情情”发展出的人格美，为人坦率真诚，注重情义，为人随和友爱，懂得尊重欣赏他人，保持着谦恭有礼轻松随便，既有距离又很亲近的恰如其分的复杂情感。

⁸⁷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68。

第二节 友情关系的角色表演

林黛玉的友情关系在这里将薛宝钗列出来，是薛宝钗是黛玉在大观园内关系最为要好、知心的姐妹。对薛宝钗的情感是姐妹中最特殊复杂的。一方面，在黛玉适应贾府这一阶段黛玉与宝钗的相处会保持上表面的和谐，轻松随便，也可以互相嬉笑打闹，对方生病了会互相去探望，这是黛玉逐渐把宝钗视作姐妹的潜意识行为。另一方面，因为“金玉”一说及元妃的赏赐，黛玉对宝钗是有着戒备心的她们之间有着距离感。薛宝钗品格端庄、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守时，她的到来受大家的欢迎，连黛玉最在乎的宝玉都跟她相处得很好。黛玉原本的社交秩序被打破，有了危机感。黛玉尚属年少，并不善于处理心中的这种情感，她对贾宝玉与薛宝钗在一处相处有些敏感。笔者认为，黛玉的这种心理用高夫曼的“个体必须了解其他人在相互交往中的活动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他们对他最真实的感情是什么。要完全了解这种最终结果或真实感情是不可能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个体就会采取其他措施，诸如使用提示、测试、暗示等作为预示性的媒介。由于个体所关注的现在在当时不能感受到，所以只好依赖其外表。”⁸⁸理论可以解释。黛玉非常在意宝玉，所以她必须了解宝玉和宝钗在相互交往中的活动中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有了金玉一说），以及宝玉对她最真实的感情是什么。要完全了解这种最终结果或真实感情是不可能的，她处于局内，并不知道事情会朝向哪个方向发展。于是黛玉一面经常试探宝玉，另一面也会用一些冷嘲热讽或恰到好处的玩笑、故意的嘲弄的交往方式对待宝钗，而接受者宝钗也

⁸⁸ 欧文·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223。

会装出一副黛玉什么都没说的样子。⁸⁹例如清虚观打醮时，贾母问谁有相似的金麒麟时，宝钗回应湘云有一个，黛玉便冷笑说“他在别的上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回应的方式是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而宝钗对待黛玉好的方面，黛玉是记在心里的，这也为之后钗黛合一打下了情感基础。正是经过这样的相处产生的情感，不知不觉，黛玉对薛宝钗的感情变得深厚了，只不过在这个阶段，黛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隔阂。

从第四十二回起，黛玉已经确认过宝玉的心意，所以她的状态是内心充盈、有很大安全感。⁹⁰在这种情况下，“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也解开了黛钗之间的隔阂。第四十回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行酒令时黛玉无意间对出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这一禁书之语，所幸当时众人沉浸在玩乐中，没有发现。而宝钗默默记下，在四十二回，只有她和黛玉在一块时，指出她不小心出的差错。“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道那里来的。”⁹¹（蒙府批：何等爱惜！⁹²）黛玉在众人面前出现差错，宝钗当场并没有拆穿，而是选择事后劝导黛玉。宝钗的这一行为可以用高夫曼的“当剧班中的一位成员在观众面前的表演出现差错时，举办的其他成员必须克制自己的冲动，既不能对他加以指责，也不能对他加以纠正。只有等演出结束、退场后，他们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立即纠正表演错误，不仅会影响该成员与观众的互动，而且会给观众留下一种不好的现象，导致他们对该表

⁸⁹ 高夫曼对非正式的交往作了定义：“非正式交往可以通过暗示、模仿声调、恰到好处的玩笑、含糊的提示、故意的嘲弄、表现性的联想和许多其他符号方法表达。接受者也有权装出一副讲话者什么也没有说，或仅仅说了一些无伤大雅的话的样子。”见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68。

⁹⁰ “及至〈诉肺腑情迷活宝玉〉后，黛知宝心，宝知黛心，黛之性情已定，自此心平气和，以后对于宝玉没有半点一心，而对于宝钗诸人亦忠厚和平，无一些从前刻薄尖酸之态。”见季新，〈红楼梦新评〉，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页897。

⁹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448。

⁹²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页460。

演者的表演能力产生怀疑。”⁹³这一理论进行诠释。这样做不仅维护了黛玉的颜面也让黛玉对她信任。果然，黛玉听后低头认错，“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我再不说了。”⁹⁴（蒙府批：真能受教。尊重之态，娇痴之情，令人爱煞！⁹⁵）在宝钗悉心劝导后，黛玉反应是“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这是她内心信服薛宝钗劝导的表现。脂砚斋也评这一劝导为“作者一番苦心，代佛说法，代圣讲道，看书者不可轻忽”⁹⁶。

黛玉为人真诚，她其实和宝钗早已不知不觉姐妹情深，现如今宝钗能够指出黛玉的错误，也让黛玉格外感动。于是在第四十五回，黛玉便与宝钗交心，真诚地为她之前的多心道歉，也感谢宝钗对她的教导，也诉说了自己面对的复杂环境如下人们背地里说三道四的。宝钗也和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烦恼，于是两人彻底没有了隔阂，关系更为要好。⁹⁷

前期黛玉对宝钗虽然欣赏也亲密，但有心理隔阂与嫌隙，在外人面前也丝毫不掩饰，她感到不舒服时会用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后期宝钗为她指出错误，教导她时，她解除了内心与宝钗的隔阂，与宝钗亲如姐妹。黛玉对宝钗前期和后期态度，实际上体现了黛玉敢爱敢恨的坦率性格，在个性张扬的同时，明是非，懂事理，重情义。

《红楼梦》诞生以来至今，有关于黛钗的争议不断。“拥林贬薛”派、“拥薛贬林”派、“钗黛合一”派争论不休，关于曹雪芹到底偏向哪个人物也是争论不

⁹³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35。

⁹⁴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448。

⁹⁵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页460。

⁹⁶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页460。

⁹⁷ “将来也不过多费一副嫁妆罢了”（第四十五回），庚辰夹：“宝钗此一戏，直抵过通部黛玉戏宝钗矣，又恳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凿，又不牵强。黛玉因识得宝钗后方吐真情，宝钗亦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法，非细心看不出。”见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页470。由此可见黛玉和宝钗是真正和解了。

断，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成长经验认知不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曹雪芹作为创作小说的人物，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生命的，对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热爱，他对二人无偏袒的一方。纵观黛玉和宝钗，一个与父亲相处时间长，自幼假借男儿教养，所受教育是读书识字，一个与母亲关系亲切，受传统三从四德闺范熏陶；一个有“咏絮才”，一个有“停机德”；一个是“世外仙姝”，一个是“山中高士”；一个是集性灵、诗意、情韵为一身的理想女性的典范，一个是传统社会女性道德人格的典范；一个代表“情”，一个代表“理”；一个代表理想，一个代表现实，她们实际上都代表了女性审美的最高标准。黛玉与宝钗的关系由先前的隔阂、摩擦到后面友爱，不仅代表了两个人、两种性格的磨合，也代表了一个人内心的两种机制，两种自我导向的重叠、分裂的写照，反映了作者内心对于理想与理想、理想与现实、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徘徊、思索、融解的写照。⁹⁸曹雪芹一生其实都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与冲突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也想将自己活成如同阮籍一样的人，并身体力行着——正如同木石之盟，可是坚持理想的结果是必然是现实环境不能容纳的，最后迫于现实压力，无法真正实现超脱现实——正如同金玉之缘。理想最后被击碎，他也以“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来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⁹⁸ 王蒙，〈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评析的新角度〉，《上海文学》1992年第2期，页73-74。

第三节 爱情关系的角色表演

从进入贾府之后，书中描写林黛玉最多的便是她与贾宝玉之间的相处以及感情。对于林黛玉来说，无论是出于木石前盟，还是今生奇缘，贾宝玉至关重要。因此，在贾宝玉面前，林黛玉的表演必然与在其他人面前呈现的表演有一定不同，会呈现出她更为真实的一面。因此林黛玉呈现的性格个性不能一概而论。二玉感情发展可以分为初期关系（第五回）、发展关系（第五回——第二十二回）、爱情萌芽（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一回）、确认心意（第三十二回——结尾）。

一、初期关系——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二玉的初期关系可以从二玉初见谈起，作者笔下，二玉的形象都是透过对方的眼睛传达出来，由黛玉眼中写宝玉，宝玉眼中写黛玉，二人一“惊”，一“笑”，都感到似曾相识。宝玉看到黛玉无玉而摔玉，黛玉晚上担心到流泪。“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⁹⁹二玉的开场便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在现实的缘分就此开始。

二玉的初期关系在第五回有所体现，自从黛玉进入贾府之后，由于黛玉备受贾母怜爱，再加上她与宝玉年岁小，所以可以和宝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对于宝玉来说，他尚在年幼之时，对于兄弟姐妹并没有亲疏远近的区别，只因为和黛玉待在一起的时间和机会更长，所以比其他姐妹更熟悉。

在黛玉进入贾府之后，黛玉虽然受到贾母的疼爱，也享受着贾府对她的优

⁹⁹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95。

待，但是毕竟是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她在逐渐适应贾府的过程中还是会行事谨慎，不想被人耻笑，对他人有一定的防备之心，黛玉从小在一个孤绝的环境下成长，也不知怎样更好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就会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行为表演在贾府（除贾母、宝玉等了解她的人以外）的人眼中就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提出：一个人要成为正常健康的人，就必须通过合作和建设性的姿态将自身融入社会之中，借此获得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对他人怀有一种社会兴趣。¹⁰⁰社会兴趣是一种与他人和谐生活、友好相处的内在需要，是一种对人们所爱者和朋友的直接感情以及对现在和未来的感情。林黛玉在一个对她来说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并不会一直保持紧绷的交际状态，她也有着她的社会兴趣，那就是贾宝玉——她在贾府关系最熟悉的人（黛玉的社会兴趣在后期也有其他姐妹，但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她还在适应在贾府的生活，她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与其他姐妹相处到熟悉的地步，毕竟和宝玉青梅竹马，必然和宝玉更熟悉）。她跟宝玉在一块相处的时候，就是她最放松的时刻，所以不知不觉中，她潜意识在意宝玉，也把他视为很重要的人。因此，二玉除去木石前缘先天性的因素，他们是经过日积月累的相处逐渐培养起来的深厚的情感。

在日常交往的开始阶段，人们似乎更容易选择某种方式来要求在场的其他人以他所希望的方式对待自己，并对其他人作出同样的反应。一旦互动开始，人们进入了接触交往阶段，要改变这种行动方式就比较困难了。¹⁰¹因此，二玉的相处模式在初期阶段形成。他们的相处模式也在这一阶段奠定了以后相处的状态：亲密友爱——言语不合——黛玉气哭——宝玉自悔失言，前去俯就——两人和好如

¹⁰⁰ 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北京：友谊出版公司，2017）。

¹⁰¹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0。

初。在这段时期，由于他们年岁很小，所以没有太多男女之防的制约，再加上两人如此熟悉，所以黛玉可以在宝玉面前展现出她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最真挚、自然、真情流露的表演，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相处的状态。当宝玉惹黛玉生气时，黛玉会被气哭，而宝玉每次会来道歉、安慰她，这其实也给了她很大的安全感——她知道她可以在宝玉面前真实地做自己。所以，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相处积累起来的感情以及相处状态，延续到了之后他们长大以后的相处中，黛玉的率真、自然的性格特质，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

二、发展关系——情感磨合与感情升温

从第五回薛宝钗进入贾府起，到第二十三回二玉共读西厢前是林黛玉贾宝玉关系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黛玉对宝玉的感情还是兄妹情，她是把宝玉视作关系亲密的表哥，还并不带有爱情色彩。随着二玉逐渐长大，他们的关系在稳步发展，小说也逐渐展开二玉具体相处细节，虽然时而有摩擦发生，但也还是亲密友爱。细细探究黛玉这个阶段和宝玉的表演，随着薛宝钗的到来，黛玉的心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之，她的行为举止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宝钗的到来影响了黛玉对于在贾府生活以及与贾宝玉相处关系的情境定义。笔者认为这符合了高夫曼“当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他的行为将影响其他人对该情境所逐渐得出的定义¹⁰²。”理论。宝钗来到之前，黛玉地位与宝玉平齐，受到金尊玉贵的待遇，她与周围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已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而宝钗入贾府，她品格端庄、行为豁达，受大家的欢迎，连黛玉最在乎的宝玉都跟她相处得很好。这给了黛玉危机感，使她的心态也有了细微的改变，内心更为细腻

¹⁰²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6。

敏感。她格外在乎与宝钗相关的一切，包括宝钗与宝玉的相处，这就有了更多冲突与磨合。从二玉的相处中，可以看到黛玉行为上的变化，具体表现是：语言上开始逐渐变得有了锋芒，用语言作为保护自己的方式；行为上，会格外注意观察宝玉在她面前呈现的表演，作出不同反应。

黛玉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宝玉的重视，会在言语上表现，也会辅助动作表情等行为，从而表达出她想要表达的内容。在有外人在场时，她让自己的言语在礼貌中暗藏锋芒，从而保护自己。¹⁰³她这样做，是用礼貌的谈吐和问候，来巧妙地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使其他人处于不利的位置。¹⁰⁴最典型的例子是第八回。贾宝玉来到薛姨妈这里，在与薛宝钗交流身上戴的配饰、冷香丸的香气时，林黛玉“摇摇”地进来了。见了宝玉笑说：“嗳哟，我来得不巧了”¹⁰⁵，宝钗不解，问其意，黛玉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来了来了，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¹⁰⁶林黛玉来到薛姨妈家里，这里有长辈、有姊妹兄弟以及各闲杂人等在场。林黛玉需要压抑住她最直接、感触最深的感情，用她的方式，表达出她需要表达的内容。当林黛玉看到宝玉和宝钗在一块相处时，由于黛玉为了使自己的到来不处于不利的位置，她便以这样的带有礼貌又藏有锋芒的言辞使自己的到来不显得突兀。看到宝玉要拿斗篷，黛玉说：“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¹⁰⁷事实上，黛玉并不希望自己在意的宝玉看到她就离开，她也并不愿意自己的到来打破

¹⁰³ 笔者认为她的这种行为符合了高夫曼的观点：如果个体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重视，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在互动中表达出他所希望表达的内容。人们需要压抑住他最直接、感触最深的感想，仅仅对情境表达出一种他认为其他人最起码能暂时接受的观点。出自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4。

¹⁰⁴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68。

¹⁰⁵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86。

¹⁰⁶ 同上。

¹⁰⁷ 同上。

一种和谐的局面，受传统社会礼治的制约，她也不能直接说出想要贾宝玉留下的意愿。于是她用这样的言语，巧妙地让自己处于相对有利位置，以防别人觉得被打扰、不自在，也达到了让宝玉重视她，留下来的目的。黛玉的这样的语言风格是在她看来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让人暂时接受的。

在二玉单独相处时，黛玉在行为上会呈现她最真实的状态。黛玉是最为懂宝玉的人，她对宝玉情不自禁的关心关爱，与宝玉亲密无间的相处都是发自内心的行为。而由她表现出的对宝玉的言辞犀利、讥讽等行为并非是无理取闹，而是对于宝玉触碰自己边界的捍卫，而一旦宝玉解释清楚了，黛玉便可卸下自己的防备，一切恢复如初。

最典型的例子是二玉因香袋产生的误会。第十七回可以体现。黛玉不小心误会宝玉把她送给他的荷包给小厮们，原本很生气，在知道了错怪了他时自悔失言。之所以黛玉如此生气，是因为在清代，尚未婚嫁的男子与女子如果私相收受东西，如果被人看到会被认作有私情，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第七十四回因一个香袋引发，内部抄检大观园）；如果一位女子闺房内的东西甚至是作的诗被拿去送给外人或传阅，会被视作失贞。黛玉之前把她的荷包送给贾宝玉，由于披着从小青梅竹马的外衣，外人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而对于黛玉来说，她自小被当做男儿教养，来到贾府后才学会女红，这个时期的黛玉并不喜欢女工，所以她绣一个荷包不容易，她把亲自绣好的荷包送给宝玉是一种次要暗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¹⁰⁸，代表着她对贾宝玉深厚特别的情谊，同时也相信宝玉能明白荷包代表的情谊，也绝不会送给他。因此，当她发现宝玉的身上没有一件佩物时，她很生

¹⁰⁸ “表演者相信其观众能够注意到表演中的次要暗示，并把这种暗示作为对表演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而加以接受。”出自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34。

气，既气愤宝玉不珍惜她的这份情谊，也慌乱宝玉把荷包给别的男人——这是大忌。这便是黛玉认为宝玉触碰到自己的边界，她生气剪香袋的行为就是一种对自己边界的捍卫，而当她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宝玉时，也自悔莽撞，低头一言不发。

尽管黛玉的言行心态上有变化，但是她内心对于宝玉的关心和在意是底色，她会在看到宝玉写的字或者做的诗时鼓励支持宝玉，会愉快地和宝玉相处，互相玩闹打趣，也会在生气过后关心宝玉的情绪状态，表现出很柔情的一面。这样便使得黛玉和宝玉的关系不会因冲突而疏远，亲密依旧。

（三）爱情萌芽——爱情萌芽产生、两人相互试探

黛玉爱情萌芽产生的阶段是从第二十三回开始到第三十一回。第二十三回有一最经典的情节是：二玉共读西厢开始。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从这里开始，黛玉才真正了解到自己对宝玉是怎样的情感，宝玉亦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爱是需要学习、实践的。¹⁰⁹ 黛玉是一个感性的人，她在读《西厢记》时会细细品味；聆听《牡丹亭》时更是为其中带有“情”的语句而“心神动摇”、“如痴如醉”，站立不住，仔细忖度更是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情思萦逗、缠绵固结。有了《西厢记》、《牡丹亭》对于黛玉爱情的启蒙，黛玉才意识到她对宝玉的感情是爱情。第二十五回，薛蟠偶然瞥见黛玉，她的气质“风流婉转”，薛蟠“酥倒”在那里。这情节一方面通过薛蟠的视角写出了黛玉的气质，另一方面也暗示黛玉已出落成风流婉转的少女，处于青春期，生理上具备了萌生情爱的条件。第二十九回，书中也写道，宝玉自幼生成一种痴病，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

¹⁰⁹ 艾希礼·弗洛姆著、刘福堂译，《爱的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页1。

邪书僻传……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黛玉偏生也是有些痴病的”¹¹⁰。这些都证明了，二玉都是在“稍明时事”的时期，通过学习，了解到自己内心的心意。

爱情对于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幸福的意义，它还是人的心理机制的一种合理调整过程。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反映了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本能愿望，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寻找与实现¹¹¹。对于林黛玉来说，爱情是她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她寻求的爱情是两个人心灵上的相通——互为知己。

黛玉在察觉到对宝玉的感情后，会常出现在爱情中少女会有的情态，例如第二十六回，林黛玉独自一人时，春困发幽情，“每日家情思睡昏昏”¹¹²，被宝玉听到后，“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¹¹³，从宝玉的眼里看黛玉的情态是“星眼微饧，香腮带赤”¹¹⁴。第二十五回，凤姐开玩笑跟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¹¹⁵黛玉的反应是红了脸，回过头去。后面宝玉想让黛玉留下和她说句话，拉着她的袖子嘻嘻的笑，黛玉“禁不住把脸红涨起来”¹¹⁶。这些都表现了黛玉在处于爱情中的情态，在与宝玉的相处中，大部分时候黛玉是快乐的，她的爱情炽热纯粹。

然而，黛玉在爱情中也有悲伤、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外界条件的压抑。黛玉是清代传统社会的女性，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女性追求自己的个人价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了社会也决不允许未婚男女自由恋爱，这些便决定了她不能像男子一般到社会中追求自己想要的。因此，黛玉对待爱情的方式是含蓄的内

¹¹⁰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309。

¹¹¹ 杜景华，《红楼梦的心理世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页38。

¹¹²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68。

¹¹³ 同上。

¹¹⁴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69。

¹¹⁵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57。

¹¹⁶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58。

敛的。在这一阶段，二玉的爱情意识已经觉醒了，然而两人还并未真正确认心意，还处于相互试探的阶段。贾宝玉对现实世界失望，他从群钗身上看到清新气息、与现实世界污浊世俗对立的纯洁的美好。于是，他将精神寄托于众多女儿回报给他的情爱，他的爱是“泛爱”；而黛玉的精神寄托就是宝玉，她的爱是专一的。而在当时社会，并没有道德行为规范要求男子一定要专情，贵族家族还会鼓励男子娶妻纳妾，以便于开枝散叶，让家族常盛不衰。因此，黛玉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女子，其实并不会要求宝玉不与其他女子有往来，她真正在意的是宝玉是否将她放在了除贾母父母外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以及她与宝玉的知己之爱。同时，在这一阶段，元妃的赐物以及“金玉良缘”的传言不断刺痛着黛玉，这便让她的不安全感加深，所以她只能以她的方式不断试探宝玉的心意，而宝玉也想通过他的试探想让黛玉明了他的心意。

黛玉之所以很在意“金玉良缘”，主要原因是：其一，元妃在省亲后，赐给宝玉宝钗的东西一样，赐给黛玉的和三春一样。元春是当朝贵妃，是皇家的代表，她赏赐的用意不容小觑。这代表了元春在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因素，将宝钗作为宝玉以后的妻子人选，而这也暗含了皇家的旨意。其二，“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万物上撮合……皆由小物而遂终身”¹¹⁷（第三十二回）；薛姨妈对王夫人等人曾提过宝钗的金锁是和尚给的，日后有玉的方可成婚。贾府下人多，广为流传，这在贾府中已不是秘密；黛玉很担心由这些小物引发贾宝玉和带有“金”的女子之间产生情愫。而黛玉面对皇命无能为力，没有金这样的配饰能够与“玉”相配，也没有父母、兄弟作为支撑。皆出以上原因，黛玉会

¹¹⁷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337。

对“金”、“玉”格外敏感。¹¹⁸于是对贾宝玉进行了很多试探。

高夫曼将“试探他人的反应”的表演描述为：通过小心翼翼地作出模棱两可的表述，表演者就能在不放弃其防卫立场的情况下发现免除当前的情境定义是否安全。¹¹⁹具体说来，当个体对彼此的观点和地位不了解时，就会产生一种“探索”过程，个体可以借助这一过程向另一个人每次透露一点自己的观点和状况。在稍微解除其戒备之后，他等待着另一个人作出表示，以表明他这么做是保险的。此后，他就能进一步解除自己的戒备。个体就这样一步步地以模棱两可的方式逐渐泄露自己的秘密，直到从对方口中再也得不到证实时，则中止其解除戒备的过程。在这种时候，他就会表现出似乎他的最后一次泄露根本不是一种主动的表示。二玉在这一阶段虽然两人互相信心生爱情，但也还没完全确认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读者是上帝视角，自然懂得宝玉心中最在意的是黛玉，而站在黛玉的视角，她身处局中，并不能明确宝玉的心意。而宝玉也经常由于黛玉的口是心非，无法确认黛玉的心意，所以二人就会互相试探对方的真情。

例如第二十八回，元妃赏赐贾宝玉的东西和宝钗的一样，宝玉想送给黛玉，却被黛玉退了回来。黛玉很聪明，她明白元妃的意思。而她最在意的是宝玉的态度，她要知道在宝玉心中，是不是也像其他人一样将宝钗作为未来结婚的人选，她要确定宝玉的心意，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宝玉问黛玉不收的原因时，黛玉的试探性的表演开始。她透露了一点自己的观点：“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

¹¹⁸ “黛玉知道自己的爱情阻碍并不仅仅是那块‘玉’，但她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她没有财富可以匹配煊赫的贾府，也没有父母可以为她主张，所以她只能说自己和宝玉没有‘金玉良缘’……在没有婚姻作为保障的前提下，所谓的爱情只能压在心底……所以她才会经常和宝玉吵架。”见张慧，〈当代美国红学界右钗又黛之文化思辨〉，《海外红学与近代译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页85。

¹¹⁹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68。

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¹²⁰，黛玉等待着宝玉对这作出表示，宝玉听出了她“金玉”的试探，心动猜疑，对她起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¹²¹黛玉听了，解除了一点自己的戒备，进一步试探，也照顾到宝玉的情绪说“白白的说什么誓，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¹²²，宝玉逐渐说出自己的心意：“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¹²³这句话让黛玉知道了自己在宝玉心中的位置，基本上解除了自己的戒备。这时候，黛玉就会表现出她这样的试探性的做法不是主动的表示，于是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¹²⁴宝玉解释说：“那是你多心，我再不得。”¹²⁵至此，二玉的互相试探告一段落。

类似上述的二玉之间的互相试探对方心意的行为还有很多，最激烈的当属清虚观打醮后，由张道士提亲、“金麒麟”引发的宝黛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宝玉气急摔玉，黛玉剪穗子，两人都由于情切试探对方的心意，甚至用冲动不当的方式，伤害对方又伤害自己。所幸，由于两人心是在一起的，所以很快两人就和好了。

事实上，二玉二人在感情中的争吵冲突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交流，两人在相互试探中距离越来越近。如果读者不理解作者设计二玉相处日常的用意，不理解批判黛玉在感情中的行为状态，这就是不理解曹雪芹的苦心孤诣。古代的小说诗文很少有详细描写男女之间恋爱冲突状态的，只有在作者笔下，二玉爱情才写的

¹²⁰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99。

¹²¹ 同上。

¹²² 同上。

¹²³ 同上。

¹²⁴ 同上。

¹²⁵ 同上。

如此日常、生动、自然真实，把男女之间的心理状态描绘得真诚恳切，从日常细节中，二人处处不能提“情”，却处在谈“情”，这便是“大旨谈情”最日常化的体现。

虽然黛玉对宝玉的感情专一、深挚，但她在与宝玉相处中是有分寸的，在身体行为上是遵循传统礼教的，“发乎情，止乎礼”，没有突破界限。二玉在相处时，尽管互相爱慕，但也需留在男女角色中，就算是单独在一起，不拘礼节的行为黛玉会及时抑制住，是为了防止有超越礼教的事情发生。笔者认为二玉符合了高夫曼“当两个剧班相处时，每个剧班的成员倾向于留在角色中，台后不拘礼节的行为要受到抑制，以防止各种姿态的相互作用突然崩溃。”¹²⁶的观点。例如第二十三回，二玉共读《西厢记》时，宝玉笑着对黛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¹²⁷黛玉听后的反应是：“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寒碜，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账话来欺负我。’说到‘欺负’两个字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¹²⁸这些言语体态的表演，并不能理解为林黛玉在娇羞，事实上，黛玉是恼怒的，因为她认为贾宝玉这是在言语上“欺负”她。《西厢记》在当时社会是禁书，是“淫词艳曲”，男子都不允许看，更何况女子。黛玉从小在贾府这样的贵族家族的教养下成长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教养就是贞洁，婚前性行为会被认为是“失贞”，如果被人发现，会身败名裂，下场惨烈。黛玉虽然为书中的爱情所感动，但受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的影响，她追求精神之爱，对于《西厢记》中关于色欲的描写是不认同

¹²⁶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45。

¹²⁷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34。

¹²⁸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35。

的，所以对其中的一些情节很警觉、敏感，同样，她行为上也会坚守底线，抑制宝玉的一些言语、行为，绝对不会和宝玉越雷池半步。因此，当读完书，宝玉将自己和黛玉比作张生和崔莺莺，试探她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羞红了脸，又担心宝玉会如同张生对崔莺莺一般，想着“欺负”她，于是便生气指责贾宝玉是在胡说，她是真的介意。

正是由于黛玉在感情中注意分寸，遵守礼教，才使得她与宝玉的感情在灵魂契合的层面。曹雪芹这样书写，正是反映了他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中淫烂描写的情感观，他让宝黛的爱情不涉于淫烂，而是真正的“儿女真情”。

纵观爱情萌芽阶段黛玉在宝玉面前的形象，黛玉会表现出少女情窦初开时的害羞情态，同时，为确认宝玉心意，她的试探常常是口是心非、故作姿态的，她内心越敏感越用更尖利的形式外显出来，内心越痛苦，越保持着孤傲。黛玉自尊自爱，在感情中坚持着自我，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底线。

四、确认心意——确认对方为知己直至黛玉生命陨落

黛玉彻底明白宝玉心意首先是在第三十二回。湘云劝宝玉多去和为官做宰的人会面，宝玉顿时生气了，袭人让湘云不要说这话，之前宝钗提过一次，他都不给宝钗留情面。在此，袭人提到，如果按黛玉的个性，她一定会又哭又闹。宝玉说黛玉不说这混账话，若说这话，他也和她生分了。以上这些表演场面都让黛玉在门外听到了，本来金麒麟一事让黛玉很挂心，她还是不能彻底明白贾宝玉的内心，直到她听到宝玉在湘云、袭人面前这样称扬她，黛玉才真正放心下来，她“又喜又惊、又悲又叹”¹²⁹。以下是具体内容以及说明：

¹²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237。

表一：林黛玉情绪分析表

情绪	内容	说明
喜	素日认贾宝玉是个知己，果然是知己	彻底明了两人的知己之情。素日黛玉不劝宝玉走经济仕途，是因为她尊重宝玉，她明白宝玉真正厌恶的是什么。而她的这番心意贾宝玉明白。不仅明白，还在袭人说她不是的时候称赞她。
惊	贾宝玉在人前私心称扬她，竟不避嫌	担心自己与贾宝玉的心事被别人发现。
叹	既然两人都是知己，何必有金玉之论；既然有金玉之论，又何必来一薛宝钗。	“金玉之论”的无奈。
悲	父母早逝，终身大事无人做主；林黛玉最近病情加重，但恐不能久待，固为知己，奈何命薄！	这是林黛玉最悲伤最无力的事情。

注：笔者自行整理

从这些复杂的情绪可以看出，黛玉实际上是一个对自己有清晰认知的人，她既能在此彻底领悟到宝玉的心意，也十分清楚自己现在面临的以及将来可能要面临的境况。宝玉能够欣赏黛玉不慕名利，明白她不劝自己走仕途的心意，黛玉也尊重宝玉的行为以及宝玉的心意。因此，黛玉领悟到与宝玉互为“知己”¹³⁰。黛玉所追求的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为知己，灵魂相戚，因此，当她发现自己与宝玉是互为知己时，她的内心有了很大的安全感。直到宝玉说出“你放心”，黛玉也终于放下自己的心，不再怀疑、不信任贾宝玉。

第三十四回也让黛玉彻底确认了宝玉的心意。在这一回中，宝玉因金钏的事被贾政打得遍体鳞伤，在休养的过程中，他知道黛玉挂念她，为她担心，于是设法通过晴雯向黛玉送了两条半新不旧的帕子。宝玉相信黛玉能注意到次要暗示旧帕子，也能领悟到这旧帕子的重要象征。宝玉的这种做法符合高夫曼的观点：“表

¹³⁰ 高夫曼认为，“知己”是在“产生认同感”这一角度上参与台前台后的活动。出自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37。

演者相信其观众能够注意到表演中的次要暗示，并把这种暗示作为对表演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而加以接受。”¹³¹果然，黛玉开始很纳闷，仔细思忖才心领神会。这旧帕子实际上是定情信物的重要象征，两人都读过《西厢记》，小物定情是这类才子佳人小说常有的定情模式，半新不旧的帕子是宝玉用过的，上面有他的痕迹，送给黛玉也就代表他在黛玉身边，即是他送给黛玉的定情信物。宝玉深知这是他和黛玉都知道的秘密，所以相信黛玉肯定能明白。黛玉收到帕子后的情绪也可用下表分析：

表二：黛玉情绪分析表

情绪	内容	说明
喜	贾宝玉的苦心能领会自己的这番苦意。	终于明白贾宝玉内心的心意。
悲	自己的苦意，不知将来如何	前路渺茫，无人为自己做主婚姻，自己身体的病情也加重了。
笑	忽然送两块旧帕子，可见贾宝玉是领会到了自己的心意。	笑自己一时没反应过来
惧	贾宝玉令人私相传递给自己	一旦被发现，是会身败名裂的。
愧	自己总是哭，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往日没能信任贾宝玉，总是和他产生口角，自己也总是为他哭，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注：笔者自行整理

黛玉身体上也不自觉地呈现出感情中少女的情态，浑身火热、腮上通红，行动上也顾不得避嫌，在旧帕上写下了题帕三绝，这便是黛玉痴情最直接的体现。当黛玉完全确认贾宝玉的心意后，就不再会有不安全感。有学者认为“黛玉对宝玉的感情开始由精神灵魂之爱转变成实际的婚姻之想。”¹³²笔者认为，黛玉并非后期才有婚姻之想的转变，从她父母相继离世起，就知道自己无父母扶持，婚姻无人做

¹³¹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34。

¹³² 欧丽娟，《红楼梦人物立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页94。

主。黛玉早就意识到自己和宝玉的婚姻希望渺茫，所以她唯一需要确认的是宝玉的心意，她只要宝玉内心的选择是她就够了。因此，在确认了宝玉的心意后，黛玉的内心是踏实的，以后便不再看到她与宝玉置气的桥段。

除了彻底确认心意外，二玉在单独相处时，相对谨慎，不似过去光明正大，会尽量避免外人看到二人单独相处，以防范外界对他们的流言蜚语。笔者认为二玉相处时的谨慎符合了高夫曼理论：“剧班的每个成员都掌握着戏剧表演的纪律，并在表演自己的角色时遵守这种纪律，这对维持剧班的表演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表演者明显沉浸于他正在表现的活动中，并明显以一种自发的、未经事先筹划的方式专注于他的行动，但她在感情上必须同他的表演分离开，以便能够应付偶发性表演分离。”¹³³二玉守着当时社会规定的男女之防的纪律，他们虽然互为知己，也都藏有心事，却是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定的。二玉尽管都是“情痴”，但他们在行动上必须同他们的实际感情分离，以免流言蜚语导致身败名裂。因此，从二玉确认心意后，他们在平时会更加注意避嫌。例如，第三十四回，宝玉被贾政打后，黛玉来看他，听到王熙凤来了，她急得跺脚，赶快从后面出去；林黛玉担心贾宝玉的伤，一直自立在花阴之下，默默记挂着宝玉；第三十二回，二玉相对怔怔地望着对方，千言万语无法说出时，黛玉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情感，推开贾宝玉要走，就是因为，她懂得必须避开，以避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在严峻现实的压力下，随着贾府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大厦将倾，宝黛的爱情也处于稳定状态，作者将主要笔墨集中于贾府上下日益严峻的矛盾问题，不再大篇幅描绘宝黛间感情的日常，虽是篇幅不多，但也见微知著。他们越来越默契、心意相通。直到黛玉生命结束，二人的悲剧随之形成。黛玉生命的陨落，使

¹³³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91。

得宝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世上最爱的人，这种巨大的悲痛是推动宝玉参悟世间之道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玉能够产生爱情，有着一定的原因。宝玉的痴狂，在当时社会是世间所不容的，几乎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只有黛玉真正懂他，明白宝玉的所思所想，例如在宝玉诗社中落第，李纨罚他去妙玉那里祈红梅，命人跟着，黛玉深知宝玉的心思，及时拦住；看到宝玉为晴雯写祭文，含笑赞赏：“好新奇的祭文”¹³⁴，也和宝玉斟酌其中词句。黛玉的孤傲、自我在当时环境中，也常常为环境所不容，小性刻薄、爱哭爱闹仿佛是她在旁人心中的代名词，而只有宝玉理解她，真正懂她的所思所感，例如宝玉听到黛玉作《葬花词》，恸倒山坡，深切感受词中的真情实感。爱情对于二玉而言，是现实世界的精神支柱，是共同对抗现实的武器。因此，二玉有着知己式的爱情。¹³⁵尽管最终二玉没能战胜现实，但正是这样的悲剧才能引起世人的共鸣，流传千古。

第四节 主仆关系的角色表演

贾府是一个贵族府邸，地位低下的人包括婆子、丫鬟等，人数众多。在高夫曼理论中，仆人是主人剧班的一部分。在某些群体中，仆人也可以自由地进入台后区域，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在他们面前并不需要维护什么门面。¹³⁶在上下等级森严的贾府也是一样，每一位主子都配有自己的丫鬟婆子照顾日常起居，这些丫鬟婆子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主子的门面，同时，他们也可以随意出入主子的台后区

¹³⁴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904。

¹³⁵ “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有共同的自然观、女儿观、觉醒中的人生意识、自由追求，对人生的虚幻感、悲剧感以及一种对现存的深刻异在感、渴望超越等。”王海燕，《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页90。

¹³⁶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37。

域，了解到主子深层次的性格。黛玉来到贾府时，只带了两个人，自幼随身的奶娘王嬷嬷、十岁的小丫头雪雁。在进入贾府之后，贾母为黛玉派了身边的二等丫头紫鹃、四个教引嬷嬷、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唤的丫头等。黛玉的日常起居、言行举止身边的丫鬟婆子们是看在眼里的，她与自己房以及其他人的丫鬟婆子们的相处也可看出她的部分性格特点。

一、自家丫鬟：紫鹃、雪雁

紫鹃是林黛玉的贴身丫鬟，原先是服侍贾母的，来到贾府后，贾母把紫鹃配给林黛玉做丫鬟。丫鬟这一角色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在下人中的地位会随着主子的重视程度以及主子所处的地位而升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主子和丫鬟是老搭档的角色。在高夫曼理论中，仆人充当着老搭档的角色。¹³⁷老搭档的角色职务要求任职者时刻按照主人的意志陪伴他。主人的这种要求并非为了要有个奴仆的目的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目的本身，而是为了能经常有人与自己密切合作，以对付在场的其他人。对黛玉而言，她与紫鹃就是老搭档的角色。为了很快在贾府适应，首要的是通过和紫鹃的密切合作，来进一步熟悉融入贾府，她们在长期磨合相处中，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紫鹃在贾母那里是二等丫头，她本身的服侍照顾人的能力是出色的。紫鹃善于察言观色，聪明伶俐，一开始看到黛玉闷坐长叹眼里含泪不理解，只由她去，后面随着与黛玉相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越加懂得黛玉心里的所思所想。紫鹃在二玉有争执时总能恰到好处劝解黛玉，对他们的矛盾起到调和的作用。紫鹃也会为黛玉考虑终身大事，试探宝玉对黛玉的心意，在薛姨妈开黛玉结婚玩笑时，顺势问薛姨妈怎么不问老太太，与黛玉谈

¹³⁷ 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66。

心，劝黛玉早日考虑终身大事。正因为黛玉对紫鹃平时是好的，所以才情同姐妹，紫鹃也能对林黛玉尽心尽力，为黛玉考虑未来终身大事。

黛玉对自己房里的仆人们管理上井然有序，她们服侍黛玉周全，丫鬟之间的关系和睦，随着丫头们年龄越来越大，黛玉也常吩咐丫头们不许和宝玉说笑（第五十七回），这也是与宝玉避嫌，不让人抓住把柄。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大观园内其他房的丫鬟们关系错综复杂，状况百出，有为了利益争权夺利的，有人品不正的，有个人生活有问题的，也有婆子聚众赌博的，只有黛玉这里一片祥和，尽管在紫鹃房搜到了宝玉的两副寄名符也是符合情理，并未有出问题的人。以上可看出，黛玉的管理能力不容小觑，她房里的仆人们是大观园里的一股清流。

二、宝玉房丫鬟：晴雯

晴雯是宝玉房里的丫鬟，地位仅次于袭人。晴雯与黛玉之间的角色互动并不多，但关联历来学者以“晴为黛影”来形容她们之间的关系。¹³⁸ 晴雯形象气质像黛玉，王夫人就曾说她“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¹³⁹（第七十四回）。晴雯的个性也与黛玉相似，甚至比黛玉语言更为尖刻，她为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对于看不过眼的事情绝不姑息不留情面，她的个性张扬，甚至连宝玉有一次也会被他的尖刻气到想赶她离去，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招人记恨，为环境所不容，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虽然晴雯个性张扬，但她对宝玉是忠心耿耿，与宝玉也是绝对清白。宝玉实际上也对晴雯颇为欣赏，视晴雯为怡红院的

¹³⁸ “晴雯一小黛玉也。”见一粟编，〈石头臆说〉，《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88；“晴雯为颦颦小影。”见一粟编，〈石头记微言〉，页189。

¹³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83。

知己。¹⁴⁰宝玉挨打后，为了让黛玉安心，他特意叫了晴雯传递帕子给黛玉，这是基于他对于晴雯的信任以及对她个性的了解；晴雯去世后，宝玉悲愤写下《芙蓉女儿诔》为晴雯鸣不平，“毁彼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恨犹未释！”¹⁴¹这是平时宝玉不曾有的情感状态，在这里抒发出来。

黛玉作为宝玉的唯一知己，她是小姐身份，有她的处事原则与风格。从晴雯的性格处境命运也可观照到黛玉。黛玉来贾府正兴盛，黛玉去世贾府在败落，晴雯在园中正兴盛，晴雯去世园中正在衰败。芙蓉女儿不仅指晴雯，也指黛玉。第六十三回群芳夜里玩掣签子，轮到黛玉，抽到的签子上画着芙蓉，上面一句旧诗“莫怨东风当自嗟”，众人拍手叫好，都说除了黛玉，别人不配做芙蓉。第七十九回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诔》的时候，与黛玉讨论其中语句时最后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女儿薄命”¹⁴²，这本是形容晴雯的，黛玉却“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线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称妙”（庚双批：观此句，便知诔文实不为晴雯而作也。¹⁴³），赶紧转移话题掩饰自己的内心。黛玉意识到这句话不仅是在说晴雯，也在说自己。她也有着与晴雯相似的处境，她个性的张扬其实也让周遭的人不舒服，只不过因为有贾母的庇护，被黛玉无意间得罪的人不敢当着她的面对她指手画脚，只会背后说闲话。王夫人教训晴雯“我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轻狂的样子……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给谁看！（第七十四回）”¹⁴⁴，细品这骂人的话，“轻狂”、“病西施”都影射了黛玉。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王夫人对黛玉也是这看法，但从她对晴雯的看法就能看

¹⁴⁰ “我把晴雯断作第二个爱人……晴雯是宝玉在怡红院中的唯一知己。”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页28。

¹⁴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901。

¹⁴²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905。

¹⁴³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校》，页603。

¹⁴⁴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832。

出，她内心并不喜欢晴雯这样个性张扬、多病、模样标致出众类型的女子，对黛玉也未必喜欢，而黛玉也自然不会是宝玉婚配的首选，这也就奠定了日后二玉无法婚配的悲剧以及黛玉结束生命的悲剧。

三、其他婆婆：周瑞家的、李嬷嬷

人们通常从黛玉对待其他下人，如周瑞家的（送宫花）、宝玉的奶娘李嬷嬷的态度断定她“爱刻薄人”、“心细”，然而这其实是她性格直率的一方面，黛玉在当下的情境下就事论事，并非刻意贬低、不尊重别人。黛玉毫不掩饰内心，对于看不惯的事，直接表达出内心不满的自主性行为，必然使旁人不愉快，但这正是黛玉真性情的体现。有传统礼数的制约，当时的小姐主子们通常不会跟直接与婆子们产生冲突，连宝玉面对李嬷嬷的絮絮叨叨都是忍气吞声，不到生气之极，以尊为大。正因为这样，黛玉的真性情才难能可贵，表现出她自我个性的张扬与流露。

四、其他小姐房的丫鬟婆子

黛玉实际上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是尊重的，且真诚、相对平等待人，对她们体贴关怀。如第二十六回，黛玉见佳蕙去送茶叶，抓了两把钱给她。可见，黛玉并不吝啬对其他丫鬟的打点。第五十九回莺儿去黛玉那里去硝，路上编了个花篮子，特意送给黛玉，黛玉夸赞别致。这是黛玉获得丫鬟们的认可欣赏的体现。第四十五回蘅芜院的一个婆子给林黛玉送燕窝，林黛玉留她坐下吃茶还给他几百钱。林黛玉知道赌这件事是明令禁止的，但她还是会对婆子招待、寒暄、关怀、赏钱。第七十三回贾母查府里开赌局的人处罚，其中有迎春的乳母，黛钗探春都

向贾母求情，没有用处。迎春的乳母对黛玉来说没有利害关系，但她还是会站出来和宝钗探春向贾母求情，也说明她明辨是非，看的出迎春乳母是被物伤其类的。黛玉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人言可畏的客观现实，外界对她的压迫日益强烈，她非常清楚平时贾府内部的有些下人总是会说三道四，尤其是对她与宝玉之间的流言蜚语如果过多，不仅会影响她自己的名誉，也会与宝玉未来的可能加一层阻碍。黛玉自己也曾对宝钗坦言：“……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何苦叫他们咒我？”¹⁴⁵(第四十五回)黛玉的这些做法可以用高夫曼理论：“地位较高的剧班如果努力减少与地位较低的剧班之间的障碍，这样能实现他的目的。”¹⁴⁶进行解释。黛玉努力减少与其他婆婆间的矛盾障碍，就是一种实现减少外界环境对她负面影响的目的。在保持自我与人情世故中，黛玉在寻求一种平衡。黛玉非只关注自己的事，她也在关怀周边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从而减少减少一些外界环境对她的负面影响和压力。第七十三回，贾母查贾府里开赌局的婆子处罚，其中有迎春的乳母，黛玉也和宝钗探春向贾母求情。这也表明，黛玉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遇到一些事不会袖手旁观。

¹⁴⁵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482。

¹⁴⁶ 欧文·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页176。

第三章 林黛玉台后角色表演

第一节 前生角色

林黛玉前生角色、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在小说中是侧写，黛玉还未登场，没有对白与情节，因此是台后表演。此外，黛玉在贾府的独角戏以及旁人议论中的黛玉也是她的台后表演。

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性格个性与身世背景、成长环境息息相关。特别的是，在现实世界前，作家为林黛玉设计了绛珠仙草的前身，同时也创造了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前世神话。绛珠仙草是林黛玉的前世，是作家对于黛玉人物特别的性格先天性的解释¹⁴⁷。原著中对于黛玉前世神话的描述，耐人寻味，预示了黛玉的命运，也体现了部分黛玉的特点，值得细细剖析。

“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¹⁴⁸此句中点出了绛珠草生长的空间。绛珠草，“绛珠”指红色的泪斑，脂砚斋对绛珠草有句批语“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呼。”¹⁴⁹暗示了黛玉的命运与泪有关。“西方灵河岸”为绛珠草增添了神话的色彩。“三生石”¹⁵⁰暗示了二玉的缘分冥冥之中注定，也暗示了黛玉在爱情中最在意的是与宝玉的知己之情，即灵魂契合，心灵相通的感情。黛玉是最理解宝玉的人，能懂宝玉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个性性格、行为举止、所思所想，宝玉能欣赏黛玉性灵自然的个性，也能对黛玉的所思所感同身受，这便是知己之爱，也是作者歌颂的世间最高境界的“儿女真情”。

¹⁴⁷ 欧丽娟，〈“林黛玉入府”的意义重探——历史与神话学的解读〉，《成大中文学报》2017年3月，页103-140。

¹⁴⁸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5。

¹⁴⁹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校》，页44。

¹⁵⁰ 三生石：传说唐代李源与和尚圆观交情很好，之后有“三生石上旧精魂”的名句（见唐代袁郊《甘泽谣·圆观》），讲述的是知己之情，后世将“三生石”比喻因缘前定。

“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¹⁵¹此句点出神瑛侍者与绛珠草之间的关系。“甘露”¹⁵²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使生命得以延续的生命之水。绛珠草有了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生命才延续，这也说明了其本身虚弱，这照应了在现实世界，林黛玉的身体状态很虚弱，她与宝玉的感情某种程度上能使她的生命有更多的生机活力、延续一段时间。

“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¹⁵³暗示了黛玉出生的家庭背景不凡，气质才华绝佳；“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¹⁵⁴由绛珠草变化成人，也就是从自然万物转变成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黛玉有着自然的灵性，天生对自然有感知力，能与万物共情。同时，也暗示了黛玉未经世俗修饰，有着自然的脾气个性。“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¹⁵⁵，这也就解释了黛玉经常会愁闷的根源，为现实世界中黛玉时而感伤愁闷奠定了神话基础。

“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他是甘露之惠”、“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¹⁵⁶一方面表明了绛珠仙子知恩图报，另一方面预示了黛玉将会与宝玉有感情纠葛，也注定了与宝玉的爱情悲剧。都说“宝玉之情，千古无人能比”¹⁵⁷，事实上，“黛玉又胜宝玉十倍痴情”。¹⁵⁸而黛玉的使命也是辅助贾宝玉在红尘历练，推动贾宝玉参悟世间之道。无

¹⁵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 6。

¹⁵² 甘露：《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孙悟空推倒人参果树，最终是观音菩萨用甘露使人参果树恢复生命。

¹⁵³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 6。

¹⁵⁴ 同上。

¹⁵⁵ 同上。

¹⁵⁶ 同上。

¹⁵⁷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页394。

¹⁵⁸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页433。

论是黛玉在世时，不断启发宝玉开悟，还是泪尽而逝后，宝玉失去最爱的人的痛彻心扉都推动了宝玉最后的看破红尘，当然，参悟世间之道不仅仅有黛玉的推动启发，还有其他在人世的历练、家族的大厦倾倒等诸多因素，但黛玉是其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

总而言之，通过黛玉的前世神话，可知黛玉出身不凡，有气质有才华，有着自然的灵性，体察万物，能与万物共情，从而作出发自心灵绝妙的诗歌；绛珠仙子还泪的神话，预示黛玉将与宝玉在现实世界有着情感纠葛，也注定了她与宝玉悲剧的宿命。同时黛玉也将辅助贾宝玉在红尘历练，推动贾宝玉更深层次参悟世间之道。

第二节 亲子关系的角色表演

黛玉亲子关系的角色表演，这个部分是侧写，还未开幕（台后），且涉及到黛玉与父母关系的文字不多，也并未直接描述其与父母的相处具体细节，因此，该部分主要论述黛玉的出身及幼年成长环境对于黛玉日后行为性格的影响。

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甲戌侧脂批：盖云学海文林也。总是暗写黛玉¹⁵⁹）的祖上袭过列候，在按律应袭三世的情况下又袭了一代，在清代，只有有过特殊功勋的才有资格世袭爵位（例如参加过“开国”战争的八大家“铁帽子王”），且都是降一等承袭。¹⁶⁰可见实力背景雄厚。第五代的林如海科举探花出身，德才兼备，这使得林家书香气息浓厚。他也是钦点的巡盐御史——一个关乎国家盐政甚至财政的重要职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任两淮巡盐御史，可见林如海的地位之

¹⁵⁹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页104。

¹⁶⁰ 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页14。

高。

黛玉的母亲是贾敏，出身于贾家。贾家的先祖是宁国公、荣国公，和林家先祖一样，也是有着卓越的功勋能够拥有世袭爵位的资格。世袭到了贾赦这一代，皇帝又恩赐贾政主事之衔，也就是管建筑、水利。可见贾家背景也非同寻常。贾敏是贾赦、贾政的胞妹，她在未出阁前正是贾府兴盛的时候，王夫人曾说：“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第七十四回）”¹⁶¹，这段话既说明了贾家的承袭一代不如一代，也暗示贾敏还是姑娘时，贾家境况正是鼎盛的时候，她的生活待遇条件养尊处优。这也决定了黛玉日后进入贾府，贾母也尽量为黛玉提供如她母亲般的生活待遇。黛玉常听母亲讲起贾家的盛况，耳濡目染，由此才可在初进贾府时迅速判断出眼前的人或事物。

由上可见，黛玉的家庭背景雄厚，出生于“书香之族”、“钟鼎之家”，她有着书香的气质、贵族的底蕴。然而，这样的贵族家庭却没落了，其根因是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在传统社会，家业是要男儿继承，尤其是在世代贵族的家庭，他们最看重的是确保有优秀的子嗣传承贵族血统以及祖辈多年基业。如果子孙少甚至没有就会像无根之木，当其年老色衰的时候，也将是权利、财富失去的时候，就是没落之时。¹⁶²林家子孙有限，没有亲支嫡派，因此不似贾家鼎盛，渐渐败落。唯独只有林黛玉这一个女儿，因此，爱如珍宝。黛玉从出生就受到父母万般的宠爱，和父母感情极好。同时父母将黛玉作为男子一般教养，请贾雨村教黛玉读书，使她在诗书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热爱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使得黛玉

¹⁶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 831。

¹⁶² Francis Hsu Lang Kwang,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77.

部分言行举止与其他出身于公侯的贵族小姐有所差别，减少了传统社会三从四德对于女性的要求，具有鲜明的自我个性。

父母相继去世，黛玉悲痛万分。她受到过父母的宠爱与爱护，失去父母的痛苦对于年少的黛玉来说是巨大的，也给她之后人生带来很大影响。从此，她经常想念父母，只要看到周围姐妹兄弟有亲人照顾陪伴，会想起有父母的好处，看到家乡的特产，也会触物生情，父母的忌日，在贾母的默许下也会私祭他们。由于父母的离世，黛玉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更为敏感¹⁶³，体现在：黛玉更能懂得生存的意义，对生命的转瞬即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她对自然的感知更为深切；尽管有贾母的宠爱，黛玉却也时常会感到寄人篱下、外部现实环境的压迫，黛玉深知没有父母的扶持，她在贾府孤立无援，婚姻大事也无人做主。黛玉不甘于自己的命运，却也无力改变悲剧的命运，却也会坚持做自己，保持着个性的张扬。

曹雪芹将黛玉塑造成自然的、性灵的理想人格¹⁶⁴。为了实现如此的理想人格，作者的安排是让黛玉备受父母宠爱，受着不同于一般贵族小姐的男儿般的教育，给了黛玉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教育真空，保全了她的自然和性灵。然而作者也清楚，他塑造的这种理想人格在现实中是无法得到保全的，也是悲剧的。因此，他为黛玉安排了现实中残酷的环境：传统礼教中，黛玉行为的某些自然和性灵实际上是不被理解、认同或不被允许的，再加上失去双

¹⁶³ “林黛玉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细雨诗人的锐敏来感伤的。她的家庭出身、生活遭遇、文化教养，又形成了她感情容量与感情负荷的极大反差，所以生活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变动，都会在她的心灵里激起排山倒海般的巨浪。”见薛瑞生，〈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页83。

¹⁶⁴ “存在于作者心目中的那种理想人格，是体现在林黛玉性格身处的‘独立自由、天真率直’，是违背那个时代的世俗力量所扭曲的自然人格”见朱萍，〈孤独中的得与失：林黛玉形象小议〉，《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期，页328。

亲、寄人篱下、体弱多病等残酷的现实又使得黛玉时常感到孤独无依，最后也不可避免走向悲剧。

第三节 师生关系的角色表演

在黛玉成长过程中，影响她日后行事风格、处事原则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人——黛玉的老师贾雨村。黛玉师生关系的角色表演，黛玉还未在贾府出场开幕。小说中涉及贾雨村与黛玉师生关系的笔墨不多，出现在作者笔下人物介绍及雨村的话语中，不可忽略。贾雨村是在第一次罢官后，闲游到扬州，托友谋到黛玉的老师这一职位。过了一年，黛玉的母亲去世，林如海请贾雨村继续教黛玉读书几个月，直到林如海托贾雨村送黛玉去贾府，授业彻底结束。在黛玉年少重要的成长期，贾雨村与她有大约一年多的师生情谊，其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是对黛玉学识的影响深远。贾雨村虽是书中颇具争议的人物，但他最初能被科举探花出身的巡盐御史林如海赏识并聘用为西宾，定有其过人之处。贾雨村是诗书仕宦之族，科举进士出身。他学识渊博，当黛玉的老师绰绰有余。贾雨村教了黛玉将近四年，加之黛玉本身书香世家的耳濡目染，给黛玉奠定了足够多的文化知识储备。这样的文化知识基础，加上黛玉天生的聪慧灵性，也热爱读书，使得黛玉才华出众，在之后大观园里题诗作诗出类拔萃。

其次是对黛玉思想意识的影响也很深。由于功课不限多寡，贾雨村可以自行拟定教学内容，相对自由开放，不拘泥于科举八股。在教学过程中，他的思想见闻也会渗透在对于典籍、文化知识的解读传授中，间接影响黛玉。从日后黛玉对宝玉个性行为并不从世俗的角度看待，给予宝玉理解、从不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成为宝玉的知己可推断，这些和早年的学习经验有一定关联。黛玉跟随贾雨

村学习过将近四年，学过《四书》这些科举必读书目，她对仕途经济在耳濡目染中是有了解的，贾雨村是被罢官时作的老师，在教学时或许给黛玉讲过官场的事情，因此，她理解宝玉。

最后是对黛玉某些个性的影响很深。贾雨村恃才傲物，他落魄时的诗作可体现他的自信高傲以及欲大展其宏图的胸怀。初入官场，贾雨村因“才干优长”、“侍才侮上”得罪很多官员，被人算计革职。贾雨村在做黛玉老师时，正是他被罢官之时，他的清高孤傲也会在此时更为凸显，以此掩饰处境的低谷。这样的气质也会无形中影响到黛玉。黛玉作诗的才华在大观园内首屈一指，她也自豪骄傲于自己的才华，会找各种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只可惜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社会，并不看重她作诗的才华。黛玉个性鲜明，性情直率，她的行为无意间会让很多人不舒服，招来很多误解怨恨，使她在贾府的生存环境艰难。因此，林黛玉也有着贾雨村清高孤傲的性格。

总之，黛玉与贾雨村的师生关系是不可忽略的。黛玉两次进贾府都是由贾雨村护送，贾雨村提到黛玉也是满口赞赏，可见师生关系很深厚。黛玉师从贾雨村的经历也使得她的学识才华、思想、个性等更为与众不同，在日后大观园中大放异彩。

第四节 独角戏

对于黛玉来说，她喜欢独处，享受孤独。她独自一人的独角戏，无旁人在场，是她的台后表演，也是分析她性格特质的重要方面。这里从以下几个面向来进行分析：

黛玉的个性自我和她喜爱的环境息息相关。黛玉在大观园是住在潇湘馆中

的，她的雅号是“潇湘妃子”，可见，对于黛玉来说“潇湘”是很重要的。“潇湘”源自千古流传的潇湘二妃娥皇、女英泪染竹斑的传说。元代李希斋《竹谱详录》卷六引梁代任昉《述异记》云：“舜南巡，藏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亦名‘湘妃竹’。”将黛玉“潇湘妃子”这一雅号和悲剧爱情神话相联系，极大程度映衬了黛玉痴情多泪、为爱执着无私、百折不挠的爱情。

“潇湘”延伸出的竹子，也是代表林黛玉的重要意象。自古以来，竹子的意象凝结着文人高洁的品格、淡泊的情操，主旨一般用来表达对官场的厌恶，表现典雅、孤傲的神韵雅致以及品格情趣。黛玉喜欢潇湘馆的幽静，“清幽”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性灵的生活方式，竹子也映衬了黛玉典雅的气韵，也暗示了黛玉的淡泊与清高。因此，潇湘馆所代表的是黛玉个性气质的体现。

黛玉葬花是她自身的行为艺术，共有两次葬花。第一次葬花是第二十三回。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本想把花撂到水里，黛玉认为水只要流出去，流到脏的臭的地方会把花糟蹋了，有一个花冢，把花扫了，装到这绢袋里，将土埋上，时间长便可随土化了。第二次葬花是在二十八回，这次葬花的心情是黛玉最糟糕的时刻，她把残花落瓣拿去掩埋，感花伤己。黛玉父母的逝世使她从小就懂得生命的可贵以及转瞬即逝，共情能力很强，她把花当做有生命的，也将自己的生命与花的生命融为一体。她不在乎葬花的时候有没有别的观众，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埋葬凋零的鲜花，埋葬她的青春，也埋葬她的泪水。

黛玉自小成长于书香门第，父母将她当男儿教养，自然腹有诗书气自华，黛玉的才华也在后天慢慢显现出来。然而父母早逝、寄人篱下、无望的爱情、病弱的身躯却让黛玉感受到生命中的痛苦。黛玉生性感性，父母的逝世又让她对生命

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自然有着深刻的共情感知力，加上她对周遭外部环境对她的影响，容易触景生情。作诗对于黛玉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是高度个体化的心灵精神生活，也是她抒发个人情感情绪的重要途径。从林黛玉写的诗可以看出她的自我。黛玉的诗有着明清思潮的性灵的特点，自然抒发心中所思所想。

黛玉经常流泪也是她展现自我的行为。欧丽娟曾认为林黛玉经常眼泪是一种阿德勒所提出的“水性的力量¹⁶⁵”，林黛玉需要靠眼泪与抱怨来祛除自卑感或争取优越感，将眼泪视为一种武器¹⁶⁶。但笔者的观点是，黛玉并没有靠眼泪来作为一种武器，这是她本身体质所然。黛玉属于抑郁质的气质类型，即拥有分析性，有天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感性真诚，对情感的体验深刻、持久，情绪敏感，行为孤僻，不太合群等。¹⁶⁷她并不是故意用眼泪来使自己拥有优越感，黛玉在情感体验上会比其他人深刻，流泪是她宣泄的方式。黛玉的眼泪其实也代表了她对现实敏锐的清醒，这是由于她发现理想与现实不协调，追求个性精神与传统意识产生冲突，这些压力现实都造成了她的痛苦，而眼泪就是疏解她痛苦的重要方式。此外，黛玉的眼泪并不是只为爱情而流，她为父母而流，为逝去的生命而流。

黛玉的自我独角戏表演实际上寄托了曹雪芹的部分理想，曹雪芹追求的竹、菊等典雅高洁的精神品格都投射在了林黛玉身上。透过黛玉葬花行为表演，也埋葬曹雪芹的青春、理想、泪水。同时，曹雪芹在现实世界中，想要表达的理想志向、无法言说的苦楚、痛苦的生命体验都通过林黛玉作诗抒发出来，例如“一年

¹⁶⁵ “眼泪与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性的力量’——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见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台北：志文出版社，1990），页43。

¹⁶⁶ “这样一种‘水性的力量’虽然被曹雪芹的‘还泪神话’妆点的十分优美动人，但在现实世界里，却实实在在是一种‘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视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它不但是自卑感的表露，齐振生意涵与实质效果却又等于是对他人与世界的不满与谴责，足以将众人隔离而造成阻绝……在林黛玉后期成长中，她已不再需要借眼泪来借眼泪与抱怨来祛除自卑感或争取优越感”见欧丽娟《红楼梦人物立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页63。

¹⁶⁷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人体有四种气质类型：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

三百六十日，风刀双剑严相逼”这何尝不是曹雪芹面临的处境呢？“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也照应了“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曹雪芹现实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感悟也就在这些诗中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现实中悲痛到流泪的伤感悲伤的情绪也通过林黛玉的眼泪流出来。

第五节 旁人议论中的林黛玉

旁人议论中的黛玉是台后表演重要的一个方面。高夫曼理论认为“后台是表演者可以确信不会突然闯入的地方。”旁人在提到黛玉时，是确信她不会突然闯入听到的。正因如此，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侧面反映黛玉的行为性格。

黛玉在大观园中的主观感受并不好，她感知到周围环境对她个性所不容。实际上，从旁人口中说起黛玉的言语可知，当时社会并不能接纳黛玉张扬的性格。小红误以为黛玉偷听到了她的秘密，认为黛玉爱刻薄人、心细，怕她走露风声（第二十七回）；湘云袭人宝玉议论到黛玉时，湘云听到袭人讲到黛玉和宝玉吵架赌气铰扇子，说道“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袭人也说黛玉“他可不做呢……谁还烦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一个香袋儿……”、“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¹⁶⁸（第三十二回）；兴儿向尤二姐介绍黛玉时说她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私下都叫她“多病西施”¹⁶⁹（第六十五回）；赵姨娘抱怨黛玉把她们娘俩正眼不瞧，不肯送她东西（第六十七回）。从以上旁人在黛玉背后的闲言碎语可知，黛玉的部分行为并不受贾府中人认可。她的直率、伶牙俐齿在旁人看来，是刻薄、心细，有可能把别人

¹⁶⁸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336。

¹⁶⁹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页735。

的秘密说出去，可纵观全书，黛玉直率坦荡，她会当场传达出她的态度，没有在背后传过别人的秘密或闲话；二玉相处的状态在旁人看来是无理取闹，而事实上宝玉也有一定问题，并没有人探究过黛玉每次的发脾气是源于什么；黛玉被旁人嘲讽大半年才绣一个香袋，这是因为她从小被当做男儿教养，自然不喜爱也不擅长女红，她将好不容易绣好的香袋送给宝玉，正是代表了她的心意；黛玉才华横溢，在旁人看来也只不过是“一肚子文章”，反而总容易生病被嘲作“多病西施”；黛玉不愿意对赵姨娘有礼节上的往来，也遭赵姨娘记恨。黛玉的个性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格格不入，总是遭人误解记恨。这些是黛玉感受到的与周围环境不容的压力，这也是黛玉内心痛苦的一个方面。

贾府中人虽然不认可黛玉的性格、行事作风，但在必要时候，也会拉黛玉作“挡箭牌”。宝钗无意间听到了小红的秘密，在小红要发现她在偷听时，宝钗急中生智，装作在找黛玉的样子（第二十七回）。邢夫人讨鸳鸯作贾赦的小老婆，找凤姐商量，凤姐以黛玉有事请了三四次为借口脱身（第四十六回）。连黛玉身边亲近的雪雁、最爱的宝玉也会在必要时候用黛玉做挡箭牌。赵姨娘向雪雁借衣服给自家小丫头，雪雁以黛玉紫鹃的名义回绝（第五十七回）；藕官私烧纸钱，被婆子发现，宝玉为她解围，称是黛玉叫她烧的（第五十八回）。无论是宝钗、熙凤，还是雪雁宝玉，都深知黛玉个性鲜明，又受贾母盛宠，贾府上下都不敢真正得罪黛玉，因而，以黛玉为借口，既可以让对方在情急之下脱身，又可以避免对方把责任怪罪在自己身上，同时也知道对方不会真正找黛玉理论。虽然对方表面不会怪罪黛玉，但私底下会对黛玉多一层埋怨。这些都使得黛玉在贾府中举步维艰。

第三章 结论

第一节 研究成果

本论文以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为理论基石，透过黛玉日常人际互动的角色关系，包括台前的亲属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台后的前生角色、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独角戏、旁人议论中的黛玉，从而全面检视林黛玉的自我个性，便可看到形象饱满的林黛玉。

一、林黛玉自我呈现变迁

林黛玉的自我呈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植根于生命历程中。从黛玉的生命历程出发来梳理其角色的台前台后，可以分为西方灵河岸、林府、贾府三大阶段。每个阶段的角色关系与自我呈现既有延续性，也有显著的转变，映射出她不断发展的自我意识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黛玉的前身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经赤瑕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幻化成人，为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随其下世历练。黛玉的前生角色奠定了黛玉人物性格某些基调，决定了黛玉在现实世界将会有行为性格。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的生长环境预示着她在现实世界出身不凡，有气质有才华。受天地精华、雨露滋养、甘露灌溉，由草木幻化成人也决定了黛玉在现实世界有着自然的灵性，体察万物，能与万物共情，从而作出发自心灵绝妙的诗歌，也预示着黛玉有着自然性灵的脾气个性；还泪的神话，不仅表现出绛珠仙子知恩图报的性格特点，也预示着将与宝玉在现实世界有着情感纠葛，黛玉的痴情的爱情形象也有了神话意义上的解释，也注定了悲剧的宿命，同时她也将辅助宝玉在红尘历练，推动宝玉更深层次参悟世间之道。

黛玉在林府、贾府的成长可以划分为几个关键时期：幼年（第二回）、幼年入府（第三回）、童年（第五回）、少时（第五回——第二十三回）、青春期（第二十三回——三十一回）和成熟期（第三十二回——结尾）。

在幼年阶段（0-5岁），黛玉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和关爱。被当作男儿教养、贾雨村教学使她热爱读书，有书香气质。然而，母亲的去世，黛玉对生命的逝去有深痛体验。这一时期黛玉呈现为无拘无束、自然性灵，对生命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也是她敏感的开端。

在父亲的安排下，黛玉幼年（6岁）进入贾府。在贾府的初期，黛玉对周遭的一切察言观色、小心翼翼，这是她初步进入在陌生环境中的表现。她在复杂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便更好地融入贾府的生活。

在童年（6-10、11岁）时期，黛玉逐渐适应了贾府的生活，形成了她在贾府中的独特社交方式，除了在宝玉、贾母面前，黛玉不刻意笼络他人，形成了外人眼中的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形象。黛玉与宝玉青梅竹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宝玉面前会呈现出她的自然和率真。

进入少时（10、11岁-11、12岁），宝钗的到来和父亲的去世对黛玉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显著影响。她在这一阶段变得更加敏感和细腻。一方面她自信展现诗才、对周遭人或事直率坦荡，另一方面对宝玉、宝钗的言辞逐渐显露锋芒。这一时期，她的自我呈现更加复杂和矛盾，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挣扎和不安。

在青春期（11、12岁-12、13岁），二玉共读《西厢记》，是黛玉明了自己心意的开始。“金玉”之说的盛行增加了她的不安全感。黛玉在宝玉面前呈现为口是心非、故作姿态，她的内心越脆弱，越要用更尖利的方式外显出来，她内心越痛苦，越保持着自己的孤傲。黛玉每一次与宝玉的摩擦其实是推动二人感情发展

的，二人在过程中虽然互相伤害，但随着每次重归于好，二人复盘反思，都使得二人明白对方的感情，使二人的感情更为坚固。而正是黛玉一次次与宝玉的冲突、摩擦，也推动了宝玉进一步参悟世间之道。这一时期黛玉对群钗表现出真诚的赞赏，对长辈早已可以坦然自若、应对自如，显示了她在社交方面的成熟。

在成熟期（13、14岁-生命结束），黛玉确认了与宝玉互为知己，也与宝钗和解。黛玉心中最大的心结——知己之爱解开，从此，她的内心充盈，心智更为成熟，对周遭的人和事物持谦和态度。

通过上述总结可以看出，旁人议论中黛玉刻薄、心细的面向实际上集中于她的少时与青春期，这两个阶段是黛玉内心最敏感、脆弱的两个时期，而自成熟期，尤其是确认宝玉为知己后，对待周遭的一切都更为谦和，不会再有前两个阶段表现出的锋芒。

二、林黛玉形象总述

总之，林黛玉台前角色表演呈现的形象为：在亲属关系上，在长辈面前，黛玉由最初的小心谨慎、察言观色到后期坦然自若、应对自如，她不刻意迎合讨好长辈，不屈从于礼教束缚；在友情关系上，黛玉谦虚礼让、轻松随便，她内心细腻，重情重义；在爱情关系上，她率真、自然，与宝玉的摩擦中常是口是心非、故作姿态的，她内心越脆弱，越用更尖刻的方式外显出来，内心越痛苦，越要保持着自己的孤傲。黛玉与宝玉是精神契合的；在主仆关系上，黛玉虽不善于笼络人心，看上去“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也为人直率，但她真诚待人，体恤和尊重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林黛玉台后的角色表演呈现的形象为：黛玉的前生角色，不仅呼应着现实世界黛玉出身不凡、有气质有才华、自然性灵、知恩图报，也预示

着黛玉痴情的爱情形象以及注定悲剧的宿命，她也将辅助宝玉在红尘历练，推动宝玉参悟世间之道；黛玉的亲子关系上，她自小被当做男儿教养，有鲜明的自我个性，父母的逝世使她的心智更成熟，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她敏感性格的开端；黛玉的师生关系上，她聪慧机敏，幼年的学习经历使黛玉热爱读书、才华出众；黛玉的独角戏上，她有着竹、菊一般的典雅高洁的品格；旁人议论中的黛玉，她被人议论爱刻薄人、心细、体弱多病、不够圆融等，黛玉的个性与传统对女性的要求格格不入，然而贾府中的人紧急时刻却会把黛玉作为挡箭牌，以使自己脱身，这些都使黛玉在贾府举步维艰。

纵观黛玉台前台后，前生、亲子、师生影响黛玉台前的角色形象。独角戏是黛玉个人的精神存在的世界，不损害别人利益。旁人议论中黛玉形象与台前表演的形象没有差别，如她的刻薄直率是当面讲，没有在背后说别人的不是，区别于心口不一的人，黛玉的“真”显得难能可贵。黛玉的刻薄、心细等面向总会使人不舒服、被误解怨怼；她不爱女红、体弱多病不符合传统对女子的要求；黛玉不刻意笼络人心让人与她有距离。而坚持自我的代价是不被理解、不被环境接纳，因此，她时常会陷入挣扎、痛苦之中，葬花、作诗、流泪便是她消解情绪的方式。这些正是一个人物鲜活之处，既有美好的品质又有小缺点，有快乐又有痛苦，有挣扎又有坚持，黛玉的形象才足够完整。而黛玉遵从内心、不刻意迎合他人的那一面正是曹雪芹的写作意义。

三、林黛玉形象是曹雪芹理想人格投射

黛玉的形象承载了以曹雪芹为代表的文人焦虑，影射了作者现实社会的悲剧

自我。¹⁷⁰清代知识分子处在一个被压抑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他们承接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以曹雪芹、袁枚、李渔等为代表，强调反传统、尊情、思想解放，追求真我真性情。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或美德，文人作家常煞费苦心将自己呈现为令人向往的对象，以增强他的吸引力，¹⁷¹而黛玉就是以曹雪芹为代表的文人内心理想人格的投射。黛玉在周遭环境中不迎合体现了清代文人为追求自由解放不迎合世俗，她对周遭环境的反应和挣扎也代表了当时文人内心的挣扎，而黛玉最终选择做自己也代表文人们也会选择忠于自我，争取实现人性自由解放。在黛玉身上，投射了以曹雪芹为代表的文人难以在现实世界实现的精神、理想。其他方面黛玉身上也反映了曹雪芹的特点，“情情”体现了曹雪芹的“情观”，不涉于淫烂的肉欲的情，而是追求精神上爱情的自由。黛玉与宝玉感情上“发乎情，止乎礼”也正是符合了作者的“情观”；黛玉有着的才情却不被认可隐喻了曹雪芹现实中有着被误解、被忽视的挫败感，渴望寻求自己才华的认可¹⁷²；黛玉生命陨落、二宝结婚的悲剧意味着作者精神世界的崩塌和对理想破灭的悲痛与无奈。

¹⁷⁰ “This displacement of the author's male literati anxiety to the female characters, who are presented partly as metaphors for the author's own tragic self in actual lif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signification in *The Dream*.”见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2.

¹⁷¹ “In attesting to his virtue,a literati author often took pains to present himself as something desirable or an object of desire (e.g., a beautiful woman), in order to increase his visibility and to enhance his attractiveness.”见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80.

¹⁷² “The perennial literati desire to seek recognition for one's talent and virtue resulted largely from their frustration at being misunderstood or neglected-a case of marginality.”见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80.

第二节 研究难题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难题

本论文研究过程中的难点是需要充分理解把握高夫曼理论，并灵活运用于人物研究。掌握理论是很重要的，但如何将理论有条理、合理地运用于研究人物中是有难度的。

另外，研究的内容相对繁琐，即需要细心研读林黛玉的生活细节、言行举止等各个方面，结合脂批，以黛玉的人物关系作为划分标准，分析研究出她的多方面性格。黛玉的每一种人物关系都有诸多可以探讨研究的细节。

二、研究展望

本论文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高夫曼的戏剧表演理论进行研究，也辅助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对人物进行诠释，丰富林黛玉人物形象性格，对《红楼梦》的人物研究提供新的诠释角度。期待未来用该理论研究其他性格更复杂的人物，或用该理论研究书中具体人物交际的情境。

附录

附录一：林黛玉台前角色关系汇总表

角色关系		人物	场合/情节
亲属	长辈	贾母：外祖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第三回 拜见贾母，与贾母相拥而泣、安排黛玉住处、安排雪雁、麝哥、四个教引嬷嬷。第五回 贾母万分宠爱黛玉，一如宝玉。第二十二回 宝钗生日 先命黛玉点戏。第二十九回 张道士提亲，提出不管根基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第二天宝玉黛玉都不去，贾母也执意不去、宝黛吵架，贾母抱怨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三十回 与宝玉和好，见贾母，挨着贾母坐下。第三十八回 黛玉与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宝玉坐在上桌。第四十回 贾母带刘姥姥及众人来参观潇湘馆，林黛玉亲自用捧了一碗茶奉给贾母。见黛玉房间窗纱颜色旧了，命凤姐拿找几匹银红的蝉翼纱给黛玉糊窗子。贾母带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第四十三回 给凤姐过生日，黛玉的那份贾母出。第五十四回 放炮时，贾母把黛玉搂入怀中。第五十七回 紫鹃劝黛玉趁贾母健康的时候，敲定终身大事。（侧面描写）第五十八回 贾母和众婆媳祖孙入朝随祭，由薛姨妈暂管园内姊妹丫鬟，贾母千叮咛万嘱咐托薛姨妈照管林黛玉。第六十四回 贾母每年在林父或林母忌辰之日都会吩咐整理东西送去给黛玉私祭。
		王夫人：二舅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第三回 提醒王熙凤拿缎子给黛玉做衣服、携黛玉上炕，嘱咐黛玉不要睬“孽根祸胎”贾宝玉。第二十八回 王夫人关心林黛玉用药情况，宝玉扯了个金刚丸药方子的谎，黛玉在王夫人背后羞他，没想到后面王熙凤刚好来作证，宝玉还想拉着宝钗作证，黛玉拉着王夫人说宝玉欺负她。黛玉为此生气，刚好要吃饭，拉着丫头就走。宝玉想跟去，王夫人也说让他去，宝玉还是留下了。第三十六回 黛玉宝钗薛姨妈在王夫人房间里吃西瓜。第四十回 贾母、王夫人等人带刘姥姥参观潇湘馆，听到王夫人说不吃茶，把自己常坐的椅子挪过来请王夫人坐。
		贾政：二舅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第七十六回 黛玉湘云讨论到凹晶馆、凸碧堂的命名，说到这名是黛玉起的，贾政看到颇为赞许，凡黛玉拟的名，一字不改都用了。
	王熙凤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第三回 夸黛玉标致，携黛玉手问她的情况，为黛玉安排各种事情。第二十二回 凤姐玩笑一个戏子扮相像黛玉。第二十五回 打趣黛玉吃茶、独凤姐只和黛玉说笑，正眼也不看他们（周姨娘、赵姨娘）、宝玉叫黛玉留下时，凤姐把黛玉往里推。第三十回 凤姐拉和好的黛玉宝玉去见贾母、见宝黛钗形景打趣吃生姜。第三十五回 黛玉不见凤姐来看望宝玉，心里估量必有缘故，果然看见贾母与凤姐去看宝玉。第四十六回 邢夫人讨鸳鸯作贾赦的小老婆，找王熙凤商量，以林黛玉有事请了三四次为借口脱身。第五十五回 分析家中情况，宝玉林妹妹一娶一嫁，贾母有梯己钱。黛

		<p>玉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六十九回 看见凤姐对待尤二姐，宝黛二人暗为二姐担心。 第七十四回 抄检大观园时，到林黛玉这屋，凤姐按着她不让她起来，搜到有宝玉的东西也替黛玉说了话，称这不足为奇。
	薛姨妈 姨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八回 雪雁送手炉，黛玉借雪雁奚落宝玉，薛姨妈打圆场，黛玉笑说幸亏是姨妈这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素日轻狂惯了。 第五十七回 薛姨妈生日，黛玉早准备了两色针线送去，也定了一本小戏请贾母王夫人等。薛姨妈与宝钗来潇湘馆瞧黛玉，玩笑间认薛姨妈做娘。慧紫鹃情辞忙试玉。 第五十八回 薛姨妈怜爱黛玉，挪至潇湘馆与黛玉同房，黛玉感激不尽，更是与宝钗形同姐妹。 第六十三回 薛姨妈打发人接黛玉回去，起身就回。
	李纨： 珠大嫂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十八回 夸赞李纨诗句的巧妙 第四十二回 黛玉因“携蝗大嚼图”使大家笑作一团，反过来打趣李纨招大家来笑，李纨回她刁话，改日得个厉害婆婆小姑娘，看还刁不刁。 第七十回 黛玉不忍把风筝放飞，李纨劝她风筝刚好把病根带走。
	邢夫人 大舅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回 携黛玉拜见贾赦，邢夫人苦留吃晚饭，黛玉作辞。
	赵姨娘 姨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五十二回 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黛玉忙倒茶招待，使眼色给宝玉。 第六十七回 赵姨娘在背后怨黛玉把她们娘俩正眼不巧，不肯送她东西。
	刘姥姥 远房亲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四十回 刘姥姥打量了黛玉的房间，笑说“这哪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听到刘姥姥说话，笑岔了气。 第四十一回 笑刘姥姥：“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 第四十二回 戏称刘姥姥“母蝗虫”、提议惜春画“携蝗大嚼图”。
平 辈	元春 表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十八回 夸林黛玉作的诗与众不同。 第二十八回 赏赐宝玉、宝钗同样的物品，赏赐黛玉的与三春一样。
	迎春： 表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十七回 迎春见黛玉不见了，说“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 第七十三回 贾母对府里开赌局的人处罚，其中有迎春的乳母，黛钗探春都向贾母求情，没有用处。迎春奶娘的媳妇仗着迎春好性欺负迎春，探春为她解决这事，全程迎春在和宝钗阅“感应篇”故事，如同置身事外，于是黛玉笑称迎春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若迎春是个男人，如何裁治一家上下人。
	探春： 表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十七回 探春起号“蕉下客”，黛玉打趣她是鹿，叫她做鹿脯。探春为黛玉想了一个号“潇湘妃子”，黛玉满意。 第七十三回 迎春奶娘的媳妇欺负迎春，被探春说着要到凤姐那里说理，刚巧平儿来了，宝琴笑称探春这是有驱神召将之术。黛玉笑说这不是道家玄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脱如脱兔”，出其不备之妙策也。
	惜春： 表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四十二回 取笑惜春画园子图要二年工夫。给惜春提画图建议，把“母蝗虫”画上。
	史湘云 远方表 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十回 湘云来，黛玉打趣爱哥哥。 第二十一回 湘云和黛玉住一起。 第二十二回 一个戏子像黛玉，湘云说出来。黛玉拉着湘云和宝钗给宝玉解禅机。 第三十六回 看到宝钗坐在宝玉床边绣肚兜，叫湘云偷笑。湘云知道黛玉不让人，怕她言语间取笑，拉她去做别的事。宝黛送湘云回家。 第四十九回 宝钗玩笑不信哪不如宝琴，湘云琥珀都指向黛玉是真的这么想，宝钗忙说不是，黛玉也不恼。黛玉笑湘云的打扮像孙行者。众人吃鹿肉，见湘云宝玉未来，黛玉猜到他们是在算计鹿肉。打趣湘云“我为芦雪广一大哭”。第五十回 对诗玩笑。 第六十二回 沾徇行令时，湘云偷偷给香菱提醒，黛玉指出来了，恨得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六十三回 湘云抽花签，黛玉打趣她将“夜深”改“石凉”。第七十回 湘云偶填《柳絮词》，黛玉笑着夸赞：“新鲜有趣，我却不能”。 第七十六回 黛玉和湘云赏月，对镜感怀。两人互诉衷肠，对诗聊天。晚上睡觉，二人辗转反侧，都没睡好。
	妙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四十一回 妙玉笑黛玉大俗人，尝不出来她的茶水。黛玉没有和她计较。 第七十六回 妙玉看到黛玉湘云联诗，邀请她们去栊翠庵吃茶。黛玉看到妙玉如此高兴，虚心请教妙玉续诗。
	宝琴 远房表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四十九回 见了宝琴先是欢喜，又想到众人皆有亲眷，独自己孤单。叫宝琴妹妹，如亲姊妹般。宝琴与黛玉亲敬异常。 第五十一回 宝琴作诗，众人皆称妙，黛玉指出她的诗矫揉造作。 第五十二回 宝琴对众人说一个外国美人能作诗填词，扯谎没带来，黛玉直言不讳。
	香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四十八回 香菱请教黛玉学诗，黛玉悉心教导“诲人不倦”。
	薛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十五回 薛蟠瞥见黛玉风流婉转，酥倒。
友情 (知心好友)	平辈	<p>薛宝钗 远房表姐</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五回 宝钗入府，深得人心，黛玉悒郁不忿之意。 第八回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第二十二回 黛玉拉着宝钗湘云解禅机。 第二十五回 宝钗打趣黛玉为宝玉担心默念阿弥陀佛。 第二十七回 宝钗寻黛玉，在门外考虑到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本不想去寻，无意间偷听到小红说秘密，假称黛玉在附近。 第二十八回 夸黛玉裁剪都会了。宝钗看到宝黛二人装看不见。贾母问谁那里好像还有金麒麟，宝钗说湘云有，黛玉讥讽宝钗在金玉上格外留心。 第三十回 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本想搭言取个笑，被宝钗用“负荆请罪”回应。 第三十四回 宝钗被薛蟠的话惹哭，黛玉看到笑她“就是哭出两缸泪也医不好棒疮”。 第四十二回 宝钗指出黛玉行酒令上的失言，教导黛玉。宝钗解读黛玉“母蝗虫”，赞黛玉的笑话越想越妙。黛玉与宝钗玩笑间感谢宝钗的教导。 第四十五回 黛玉宝钗交心谈话。 第四十九回 宝钗玩笑不信哪不如宝琴，湘云琥珀都指向黛玉是真的这么想，宝钗忙说不是，黛玉也不恼，反而赶着宝琴叫妹妹。 第五十八回 薛姨妈搬至潇湘馆后，黛玉与宝钗更为亲切。 第六十二回 黛玉和宝钗同喝一杯茶。 第六十四回 黛玉作《五美吟》，宝玉宝钗要看，黛玉强调担心宝玉将诗拿出去传，在放下心后，给他们看，二人赞不绝口。 第六十七回 薛蟠带回来一些黛玉家乡的特产，宝玉拉黛玉去宝钗那里道谢，宝钗也劝黛玉多走走。
爱情		<p>贾宝玉 表哥 / 知己</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回 宝黛初见、“颦颦”、宝玉摔玉。 第五回 宝黛既亲密友爱又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第八回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借雪雁送手炉奚落宝玉。护着宝玉喝酒。为宝玉整理斗笠。夸宝玉门上的字好看。 第九回 打趣宝玉蟾宫折桂。 第十四回 林黛玉送林父灵柩去苏州，宝玉挂念黛玉。 第十六回 黛玉回府，宝玉见黛玉越发超逸了。宝玉送北静王赠的手串给黛玉，黛玉掷而不取，并说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 第十七回 香囊误会。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林黛玉想大展诗才，偷偷帮宝玉作诗。 第十九回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第二十一回 黛玉续写宝玉的《南华经》。 第二十二回 由一个戏子像黛玉引发的风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二十三回 黛玉葬花、宝黛共读西厢。 ● 第二十五回 宝玉被烫，黛玉前来关心、宝玉拉着黛玉袖子嘻嘻笑。 ● 第二十六回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见宝玉被贾政叫去，为他忧虑。 ● 第二十七回 黛玉一直在担心宝玉被贾政突然叫去有什么情况，到怡红院却听见宝钗在和宝玉说笑，黛玉恐直接上去问宝玉，羞了宝玉不便，又被晴雯不小心拒之门外，只能在门外落泪。 ● 第二十八回 宝黛解除误会和好。金玉试探。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悄悄羞她。“呆雁”趣事。 ● 第二十九回 宝玉给黛玉看金麒麟，黛玉不稀罕。宝黛吵架，宝玉摔玉，黛玉剪穗子。 ● 第三十回 二玉和好如初。 ● 第三十一回 黛玉调解宝玉与晴雯袭人的冲突，“难道是为了争粽子，恼了不成？”“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 ● 第三十二回 湘云袭人劝宝玉多去应酬，宝玉翻脸，并维护黛玉，黛玉听到，感念宝玉为知己。两人确认心意。 ● 第三十四回 宝玉被父亲打，黛玉看望宝玉，担心到哭，凤姐来了，急忙从后院出去。宝玉支开袭人，命晴雯送帕子给黛玉，黛玉领悟后，明白宝玉的用意，不顾一切写下提帕三绝。 ● 第三十六回 黛玉与袭人劝宝玉去薛姨妈生日，把前日宝钗在宝玉床前坐了坐戏称“赶蚊子”。 ● 第三十八回 黛玉《菊梦》后贅“潇”，宝玉《访菊》贅“绛”。宝玉以螃蟹为题作诗，黛玉虽嘴上说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在她自己作完诗一把撕去，谦称自己的不如宝玉的诗。 ● 第三十九回 宝玉听刘姥姥编的雪下抽柴的事入迷，黛玉打趣他。 ● 第四十回 宝玉嫌破荷叶麻烦，想让人拔去，黛玉说喜欢“留得残荷听雨声”，宝玉不叫人拔去了。 ● 第四十二回 宝玉给黛玉使了个眼色，黛玉走到里间收拾头发。 ● 第四十四回 黛玉知道宝玉是偷偷跑出去祭金钏，“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 ● 第四十五回 渔翁渔婆、赠宝玉玻璃绣球灯。 ● 第四十八回 黛玉探春提醒宝玉不要把闺阁诗传出去。 ● 第四十九回 宝玉发现黛钗间关系的转变，问黛玉何时孟光接了梁鸿案。黛玉提及最近眼泪比旧年少，眼泪不多。 ● 第五十回 对诗宝玉落第，李纨罚他去妙玉那里取红梅。黛玉递给宝玉一大杯酒。知道宝玉不方便人跟着忙拦住。 ● 第五十二回 宝玉来到黛玉这里，没有位置，就坐在黛玉常坐的椅子上。宝玉让众姊妹先行，问黛玉最近的身体状况。见赵姨娘来了，黛玉用眼神示意宝玉。黛玉将宝琴送的水仙花送给宝玉。 ● 第五十四回 宝玉挨个斟酒干杯，到黛玉面前，黛玉不饮，宝玉一气饮干。 ● 第五十七回 宝玉听到紫鹃说，黛玉不许丫鬟们和宝玉说笑，心中忽浇了冷水一般。宝玉向贾母透露了黛玉需要每日吃燕窝，于是每日都会有人送燕窝来。宝玉听到紫鹃说黛玉要回去了病了。宝玉病中也很怕有人把黛玉接走。黛玉听到宝玉病倒，痛声大嗽了几阵。派雪雁打探消息。 ● 第六十二回 行令时宝玉想不出来，黛玉替他作。本想趣宝玉，无意间趣了彩云，忙行令划拳岔开。 ● 第六十三回 宝玉收到“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帖子，不知如何回复，考虑到问宝钗，会批评他怪异，不如问黛玉。 ● 第六十四回 黛玉作《五美吟》，宝玉宝钗要看，黛玉强调担心宝玉将诗拿出去传，在放下心后，给他们看，二人赞不绝口。宝玉去见黛玉，恰逢黛玉私祭父母，宝玉考虑到黛玉不便，去别处转转，之后再来看黛玉。私祭完后，宝玉见到黛玉，心中有话却无法说出，与黛玉相顾对泣。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六十七回 宝玉来看黛玉，黛玉正触物生情，他用玩笑开导黛玉，并转移她的注意力，带黛玉散散心。宝且回去，也替黛玉伤感，想找袭人去劝导她。 第七十回 贾政要回来了，宝玉补功课，恐宝玉分心，黛玉不起诗社。黛玉托紫鹃暗中给宝玉送去自己帮忙临摹的小楷。 第七十九回 黛玉听到宝玉为晴雯写的祭文，不禁夸赞。与宝玉斟酌其中语句。
主仆	紫鹃： 黛玉丫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回 紫鹃被派给黛玉作丫鬟。 第二十九回 宝黛吵架紫鹃劝解黛玉第三十回 黛玉和宝玉口角后，日夜闷闷，紫鹃懂黛玉的意思，劝解她。 第三十五回 宝玉被打后，黛玉在远处树荫下遥望怡红院，紫鹃提醒黛玉吃药。 第五十七回 黛玉常吩咐下人，不叫和宝玉说笑。紫鹃以林黛玉要被自家人接走为由试探宝玉对黛玉的态度。紫鹃向宝玉说起黛玉和她极好，一时一刻离不开。紫鹃与黛玉的交心，劝告黛玉多为前程考虑。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忙试玉。 第六十四回 叫紫鹃将屋内小挪在外面，把鼎放桌上。紫鹃看到宝黛对泣，以为二人有口角，宝玉否认。 第六十七回 紫鹃看到林黛玉触物伤情，劝解黛玉。 第七十回 黛玉放风筝后，紫鹃把线铰断，祝愿风筝把黛玉的病根带去。
	雪雁： 黛玉丫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八回 雪雁送手炉，黛玉指桑骂槐。 第五十七回 赵姨娘要去送殡，怕自家丫头的衣服弄脏，于是向雪雁借衣服给自家小丫头，雪雁以黛玉紫鹃的名义回绝了。 第六十四回 叫雪雁传瓜果去。
	袭人： 宝玉丫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回 黛玉为惹宝玉摔玉伤心，袭人劝她别多心，黛玉好奇宝玉戴的玉是什么样子，袭人要取，黛玉忙止住，不麻烦她。 第二十二回 黛玉以寻袭人为理由探查宝玉的状况。 第二十九回 宝黛吵架，袭人劝解，说到黛玉心坎。 第三十一回 黛玉打趣袭人“我只拿你当嫂子待”。 第三十二回 袭人和湘云议论黛玉、不小心听到宝玉表白心意，担忧将来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 第六十二回 袭人送新茶给黛玉，称呼“他往哪去了”，黛玉喝了对袭人说难为他想的周到。 第六十七回 宝且回去，也替黛玉伤感，想找袭人去劝导她。
	晴雯： 宝玉丫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十六回 黛玉想进怡红院，晴雯没听出来是她，拒之门外。 第三十四回 宝玉托晴雯给黛玉送帕子。
	宝玉房里其他丫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十六回 见佳蕙去送茶叶，抓了两把钱给她。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玉房里的丫头占花名，想把钗黛请过来一起玩。
	莺儿： 宝钗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五十九回 莺儿去黛玉那里取硝，路上编了个花篮子，送给黛玉，黛玉夸赞别致。
	周瑞家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七回 送宫花，黛玉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其他丫鬟婆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八回 宝玉要留在薛姨妈家喝酒，李嬷嬷三番五次劝阻，黛玉为宝玉说话，李嬷嬷听了又急又笑，只能说黛玉说出话来比刀子还尖。 第四十五回 黛玉向宝钗交心。蘅芜院的婆子来送燕窝，黛玉打点婆子几百钱，打酒吃。 第六十二回 行令时宝玉想不出来，黛玉替他作。本想趣宝玉，无意间趣了彩云，忙行令划拳岔开。 第七十三回 贾母查府里开赌局的人处罚，其中有迎春的乳母，黛钗探春都向贾母求情，没有用处。

附录二：林黛玉台后角色关系汇总表

角色关系	人物	场合/情节
前生	绛珠仙草、绛珠仙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一回 黛玉的前生。
亲子	父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回 林家背景。假充男儿教养、为黛玉请西宾。 第三回 林如海托贾雨村送黛玉去贾府。黛玉提到三岁时来了个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父母固是不从。 第十二回 林如海得了重病，写信来接林黛玉回去。
	母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回 因疾而逝，黛玉侍汤奉药，守丧尽哀、哀伤过痛。书中有“敏”念作“密”。 第三回 林黛玉在观察贾府时，总能想到过去母亲跟自己提到的贾家的人或事。 第七十四回 王夫人感叹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金尊玉贵。
	思念父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三十二回 悲父母早逝，有刻骨铭心之言。第三十五回思念父母，叹自己命薄，无孺母弱弟。 第六十四回 悄悄祭奠父母。 第六十七回 黛玉看到宝钗带来的家乡之物，触物伤情。
师生	贾雨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回 林如海为黛玉请了贾雨村做老师。贾雨村向冷子兴提到黛玉每次在读或写时，会把“敏”念作“密”。
旁人议论中的黛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十六回 佳蕙和小红说起黛玉，有一次佳蕙送茶叶过去，黛玉抓了一把钱给她。 第二十七回 小红误以为林黛玉听了去，说她刻薄、心细，担心她泄密。 第三十二回 湘云袭人议论黛玉“谁还烦她作”。说她旧好一年的功夫，做了一个香袋…… 第四十六回 邢夫人讨鸳鸯作贾赦的小老婆，找王熙凤商量，以林黛玉有事情了三四次为借口脱身。 第五十七回 赵姨娘要去送殡，怕自家丫头的衣服弄脏，于是向雪雁借衣服给自家小丫头，雪雁以黛玉紫鹃的名义回绝了。 第五十八回 藕官私烧纸钱，被婆子发现，宝玉为她解围，称是黛玉叫她烧的。 第六十五回 兴儿向尤二姐介绍贾府情况，介绍到黛玉，说她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风一吹就倒了，私下都叫她“多病西施”。 第六十六回 兴儿说到宝玉，提起将来婚事准是定林姑娘，再过两三年，老太太一开言，再无不准的。 第六十七回 赵姨娘抱怨黛玉把她们娘俩正眼不瞧，不肯送她东西。

注：笔者自行整理

版本：[清]曹雪芹、高鹗著，俞平伯校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参考文献

一、专书

-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甲戌抄阅石头记》（甲戌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影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包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后部四十回》、《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 增订本》，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7。
-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台北：金枫出版社，1998。
-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曹立波，《红楼十二钗评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杜景华，《红楼梦的心理世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郭玉雯，《红楼梦人物研究》，台北：大案出版社，1994。
- 胡适，《红楼梦考证》，北京：北京出版集公司、北京出版社，2017。
-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 蒋勋，《蒋勋说红楼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季学源，《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 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 刘梦溪，《情问很红楼：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李鸿渊，《红楼梦人物对比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刘心武，《刘心武妙品红楼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 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 马瑞芳，《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的经典爱情习题》，台北：天下原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 欧丽娟，《大观红楼·综论卷》，台北：台大出版社，2014。
- 欧丽娟，《红楼梦人物立体论》，台北：里仁书局，2006。
- 裴钰，《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红楼梦海外言情趣谈》，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 任明华，《红楼人物百家言——林黛玉》，北京：中华书局，2006。
- 孙彦莊，《红楼梦情节》，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8。
- 孙彦莊、谢依伦，《陈广才红学研究藏书目录际评介》，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5。
- 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王蒙，《红楼启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王海燕，《花魂诗魂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 谢鹏雄，《红楼梦女人新解》，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
- 严明，《红楼释梦》，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1978。
- 俞平伯，《红楼梦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 王蒙，《王蒙陪读红楼梦》，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郑庆山，《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张慧，《海外红学与近代译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 Francis Hsu Lang Kwang.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二、译著

[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曹晚红译，《自卑与超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美]艾希礼·弗洛姆著、刘福堂译，《爱的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苏]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德]欧文·高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三、学位论文

李奕青，《阿德勒观点下的《红楼梦》人物研究——以薛宝钗、林黛玉、王熙凤为对象》，台北：国立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9。

林咏嫵《红楼梦人物性格之研究——以九型人格学分析》台北：华梵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5。

邱妙娟，《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爱情观》，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

吴盈臻，《“四把椅子剧团”之〈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着三姐妹〉——表演文本研究》，台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硕士论文，2019。

郑纯美，《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言谈分析》，台北：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硕士班，2018。

四、期刊论文

蔡阿聪，〈论作为贾府大管家的王熙凤的幽默〉，《学科新视野》2008年第6期，页173—176。

陈意如，〈人间写实与小说的戏剧性——论《三言》中的处事智谋〉，《育达科大学刊》2021年第44期，页205—222。

陈维昭，〈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页17—24。

黄一农，〈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新考〉，《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1期，页77—103。

黄铄芬，〈透过碧纱橱试析贾母对林黛玉的情感〉，《北方文学》2018年第3期，页49—50。

吕双燕，〈论人的角色意识及其生存状态——〈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的表演学分析〉，

- 《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页 84—87。
- 罗盘，〈从红楼梦人物透视中国文化的凤姐〉，《红楼梦学刊》1993 年第 2 期，页 107—108。
- 李希凡，〈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学刊》1983 年第 1 期，页 32—40。
- 欧丽娟，〈“林黛玉入府”的意义重探——历史与神话学的解读〉，《成大中文学报》2017 年第三期，页 103—140。
- 欧丽娟，〈红楼梦“正邪两赋”说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内涵——以气论为中心的先天禀赋观〉，《新亚学报》2017 年第 8 期，页 1—56。
- 彭家正，〈葬花词的美趣味〉，《典大中文研究所论文集》2004 年第 9 期，页 123—129。
- 王蒙，〈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评析的新角度〉，《上海文学》1992 年第 2 期，页 73—74。
- 胥惠民，〈20 世纪曹雪芹研究概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页 18—26。
- 肖君和，〈试论黛玉悲剧的成因——兼论林黛玉悲剧构成的心理内涵〉，《红楼梦学刊》1996 年第 3 期。
- 薛瑞生，〈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 年第 3 期，页 83。
- 严明、江蔚，〈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明清小说研究》2000 年第 1 期，页 132—141。
- 赵兴勤，〈王熙凤性格内蕴的文化解读〉，《河池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页 24—29。
- 曾杨华，〈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页 69—78。
- 张梅，〈从角色表演到角色外活动——对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框架性分析〉，《东南传播》2010 年第 7 期，页 70—73。
- 郑毓瑜，〈身体表演与魏晋人伦品鉴——一个自我“体现”的角度〉，《汉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页 72—103。
- 张庆民，〈黛玉之死考论〉，《红楼梦学刊》2000 年第 2 期，页 97—98。
- 朱萍，〈孤独中的得与失：林黛玉形象小议〉，《红楼梦学刊》2002 年第 1 期，页 328。